潮風

319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 OCT 1979
CHINESE LIBRARY

新加坡華僑作者專號

BULANAN CHAO FOON oktober 1979 kdn 0135/79 issn 0126–6608 $1.00 sen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 OCT 1979
CHINESE LIBRARY

蕉風月刊

319 期

1979年10月號／潮變時候／新加坡年輕作者專號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tal: 48180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ISSN 0126–6008／KDN 0135/79

定價馬幣一元 * m $1.00 senaskah

散　文

54 ■ 潘正鐳／路經此地的一片雲彩
58 ■ 璨　顥／朶朶浪花擊心岩
61 ■ 董農政／走入戎裝
64 ■ 寒　嘯／燈河圖
66 ■ 蒲鬱霖／咖啡的眸色
70 ■ 秋　思／螺情
72 ■ 艾　宜／雨緣

黃益惠紙刻專題

76 ■ 金雨田／道地的新加坡藝術
• 黃益惠和他的紙刻藝術
80 ■ 黃益惠／意會紙刻

詩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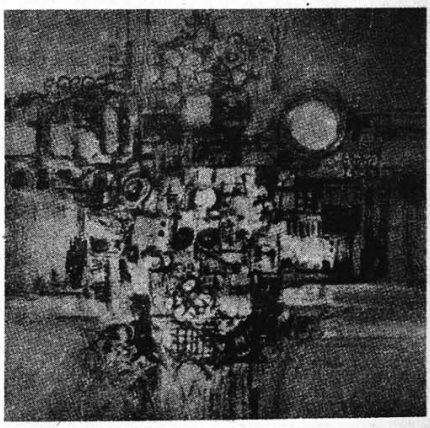
114■ 張泛作曲／潘正鐳詩／相命佬
115■ 張泛作曲／林山樓詩／燈火廢墟

詩

118■ 邱樹榮／謊言
120■ 大理石／捕夢／小孩子
124■ 吳　垠／和談／災後／寫照
126■ 鄭英豪／凝止
128■ 周望樺／泛潮時候

130■ 編輯室／風訊

* 丘瑞福作品



*鄭志道版畫

蕉風月刊

319期／1979年10月號

潮變時候
新加坡年輕作者專號

目錄

座談會

我們所見的新加坡文壇／諸　家 ■ 4
• 幾位年輕作者的看法

論　述

從文學期刊看新加坡文壇／杜南發 ■ 20
新一代的表現模式／周望樺 ■ 44
• 評兩部得獎詩集
內省與觀照／吳　垠 ■116

小　說

哥哥的女兒／　罕 ■ 88
銀幣與玻璃／寧　舟 ■108

■ 封　面

潮變時候／黃益惠彩色紙刻
『潮變時候』題字：林山樓

我們所見的新加坡文壇

——幾位年青作者的看法

■ 日期：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一日
■ 時間：晚上九時到十一時卅分
■ 地點：大巴窰某組屋十五樓

*參加者：

林山樓　五一年生，原名林歷夫，『樓』文學半年刊主編，從事詩，小說，散文創作，作品見『十三人散文集』。

周望樺　五二年生，原名周維介，筆名端木舟，琉璃草等，奮斗報文藝副刊『獅城文藝』主編，從事詩，散文，評論創作，散文集『掛在山雨裡的盼望』在排印中。

杜南發　五二年生，從事詩，評論創作，著有詩集『酒渴神話』。

因　摩　五四年生，原名王慕思，筆名罕，從事詩，小說創作，作品散見各期刊。

陳來水　五四年生，筆名陳放舟，曾主編『北斗文藝』，從事詩，散文創作，作品見『8人詩集』，『十三人散文選』。

潘正鐳　五五年生，筆名藍宇穆，曾主編『紅樹林』，從事詩，散文，小說創作，作品見『8人詩集』，『十三人散文選』。

組屋15樓窗外，晚上9時的夜空還飄着雨絲，雨後的大巴窰，像一個潮濕的港，幢幢燈火，如星，一一點在透着涼意的靜水上。

窗內是書房，床上盤坐的是望樺，來水，靠窗的書桌旁是南發，地上，因摩，正鐳，山樓或盤坐或斜靠在書橱上地圍着幾杯奶茶，一些餅乾，一架錄音機，交談着……

南發：今天我們這次座談會，目的是要向外地，尤其是馬來西亞的一些朋友，反映出新加坡華文文壇的一些現象，或者，更恰當地說，是要通過本地幾位年青的寫作者的看法，去表現出他們對本地文壇的一些認識與感受。當然，這樣一個廣泛的題目，由幾個人來談，結果一定是不能很全面地反映出本地文壇的眞貌，最多只能說是一些側影，這是我們可以理解，也是需要承認和說明的。另一點是，今晚參加座談的各位寫作者，在創作表現，甚至在觀點上都有一定的不同處，因此，我必須强調，每位發言者的說法，都是他個人主觀的看法，而不是這次座談的共同見解，換言之，我們的目的，不在於求同，而是要讓各種不同意見和看法幷列，讓讀者從這些說法中，去歸納，領略出他們對文壇的不同看法，從而多少反映出文壇的一般表現。

爲了避免流於太泛，我想對所要談的範圍，略加劃分，就是：先談談大家對本地出版的文學期刊，報章副刊的看法，然後，再化整爲零地對詩，小說，散文等各種文體的情況，表示各人的看法與要求。好嗎？

（衆人都沒有表示異議，於是，有人叫因摩開第一炮……）

因摩：我認爲，一份文學刊物，固然本身一定要有其獨特性，但是，它不應該自行劃分派別，樹立各種假想敵，再心存偏見地加以排斥（南發插口追問他：你是否認爲本地刊物有這種情形存在）。呃，對本地一般刊物，我可以說不很清楚，只有『樓』是我比較常接觸的刊物，而就『樓』而言，我是認爲，在作者與作品內容上，它應該更加開放，而不應自我局限，這樣才能鼓勵更多人來參加耕耘。

正鐳：我本身發表作品，本來是以報章副刊爲主，不過，這幾年來情形漸變，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爲我對這些副刊失去信心。我承認，副刊在新馬有着很重要的主導作用，但是，我覺得這幾年來，本地報章副刊對於稿件內容和處理方式，還是停留在我剛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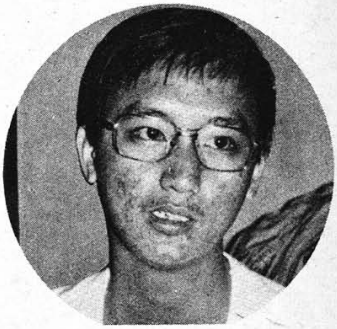
觸文學時的水準，這結果反而使副刊變成一種妨碍進步的副作用。就因爲副刊在創造與引導風格上已失去其作用，使我不積極於投稿給副刊，轉而希望以一羣人，在一份雜誌或期刊上，形成一種足以使大家能夠自立的風格，集中小的力量，作點的突破。所以這幾年來我比轉偏向於編輯期刊方面，如『紅樹林』。

南發：你剛才談到對副刊的看法，那麼，對本地其他期刊，你有甚麼意見呢？

正鏞：這點牽涉到編者態度的問題，我覺得，一位作者辛辛苦苦寫成的稿件，是不希望投給一位不負責任的編者，讓他在缺稿的情形下才拿來作補白之用，而本地有一兩本期刊，我發現有着這種傾向，這是我所不滿的。不過，一些年青人編的刊物，像『度荒文藝』，本身就有它自己對文學的看法與作法，我覺得，他們也是在一個點上發出他們的光輝。而在新加坡，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如果能有許多點能發出各自的光輝，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因摩：你是否覺得本地的各份刊物，有互相對立的情形存在？它們之間是否應該有某種溝通？

正鏞：以我主編過二期『紅樹林』的經驗來說，排斥問題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實際上，一羣人會在一起編一份刊物，是由於他們多少都有着同樣的觀點，而另一羣人編另一份刊物也有他們的看法，結果就會被人擴大這種相異性，而說成是一種流派的對立。關於溝



*潘正鏞

通連貫的問題，我認爲，一份刊物，一定要有它的獨特性，像『新加坡文藝』，其創刊宗旨和一路的作法，便是要容納各種不同風格和作者的作品，由於它在財力物力上，都有一定的規模，所以它能作到這一點，這就是它的獨特性，而『紅樹林』，『樓』，『度荒』無法在規模上這樣作，便需要發揮它本身的獨特性，形成自己的風格。也由於這種獨特性的問題，所以我不熱心於投稿給另一份風格不同的刊物，而常在那份刊物上寫稿的作者也很少會投稿給我，這是現階段一般作者的觀念，也是一種很自然的心理因素。

山樓：對於目前所見的一般作品，我認爲幷不是令人滿意或欣賞的，在我的立場上，我甚至認爲它們沒有進步。我認爲，傳統是繼承的，但也應該是發展的，所以，每個時代的文學都必需是不同的。基於這個不很特別的看法，所以當我和西河洲決定辦『樓』時，就決定這份刊物應該和我們不滿意的那些刊物有所不同。

南發：到目前爲止，除了因摩之外，正鐳和山樓都是從自己辦刊物的經驗，以點論面地討論一般刊物的問題（轉向來水），你的看法怎樣，你也編過『北斗文藝』，是嗎？

來水：我先談自己對一般刊物的態度，這和個人的愛好有關。對於一本刊物，如果內容和選稿態度完全和我的愛好不同的話，我就不會接受它，不過這幷不表示我會完全加以排斥。我是贊成文壇上百花齊放的，大家都在同一條路上，你要跑，要走，甚至要爬都可以

＊林山樓

，這樣才能各放異彩。這也是我對目前新加坡還存在的七份文學期刊所抱的態度。一般上，我和『樓』，『紅樹林』比較接近，我也編過風格和以往不同的『北斗文藝』第四期，所以，我的文學態度應該是很明顯的。對於副刊，和正鐳一樣，我也是從副刊『起家』的（笑），起初是拼命寫，到處投，後來開始漸漸形成自己的文學觀和方向，便會有所取捨了。

南發：除了望樺還沒有發言外，大家都是表示對本地副刊和期刊失去信心，才會另起爐灶，自找出路。問題是，你們對這些刊物，到底有沒有眞正去瞭解它們，還有，你們是否一路來都還會去注意它們呢？

來水：當然我們是會先對它有一定的瞭解之後，才作取捨的。就我而言，在見到一份幷不是我喜好的文學刊物時，我還是會加以翻閱，看看裏面有些甚麼作者，哪些文章……

正鐳：實際上，我們不喜歡某一份刊物，只是因爲其作品內容和處理方式不能合乎我們的要求，但這幷不等於我們就會完全忽視它，我們還是會把它當作一份文學刊物存在的。（山樓，因摩也都表示有同感。於是，注意力轉到至今還沒有發言的望樺身上。）

望樺：就我個人而言，由於我是收集史料的，所以，無論怎樣的刊物，我都會去看，幷設法加以瞭解，很難憑個人主觀上的好惡去加以取捨。至於對一般刊物的看法，剛才大家都是從個人有關的刊物來看這個問題，而我則想比較全面地來看它。我發現，在新加坡的刊物，無論期刊或副刊，都有着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作者羣的問題。換言之，每一份刊物，都有它固定的一些作者羣，即使風格相近的『紅樹林』，『樓』和『北斗文藝』之間，也有着這個分別。當然，這現象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就刊物而言，它是否能建立起一己的風格，而作者羣幷沒有絕對密切的關係，而是在於編者如何去處理它的問題。在主觀上，我是很希望看到這些作者羣之間能互相溝通，但客觀上我也知道這是一個不容易做到的理想。本地刊物在表現上的另一個現象，是內容上少變化，尤其把它們和港台刊物一比，這種特色更是明顯——當然這幷不牽涉到價值上的好壞判斷。換言之，本地刊物通常在創刊號後，內容與形式便大致定型了，很少見到編者主動地去求變化，將內容作靈活的處理。還有，大多數刊物都是以創作爲主，然而，我們知道文壇上除了純創作之外，還有許多事物和發展文學這門子事有關，而本地刊物就缺乏了這

種多方探尋的表現。不過，話說回來，要將一份刊物作靈活處理也非易事，最麻煩和棘手的問題就是人事，不信你去搞個座談會看看，尤其是要有代表性的，你會發現結果會是到處碰釘子。所以，我前面所說的兩大特色及其他各種本地文壇的情況，其造成原因，歸根結底都是在於人事問題。

南發：和望樺一樣，由於我本身對史料有相當的興趣，因此，對各種刊物我都會，也很樂意去接觸它，當然有些只止於認識與瞭解，有些卻能欣賞與喜愛，不過後者是第二層次的主觀感受了。至於本地刊物的情況，正如剛才諸位所說，副刊由於出版次數頻繁，在作用上比各期刊會來得大，但是副刊本身數目不多，嚴格說起來只有南洋商報的『新年代』和『星期文藝』及星洲日報的『晨星』，且它們的作品內容與處理方式，多已定型少變，因此，一般想求變化的寫作者，只好設法自立門戶，集資出版期刊了。就期刊而言，本地目前還存在的七份期刊中，以『新加坡文藝』的規模最大，也最能作到它所要求的「兼容各派」——當然在比例上是不可能絕對平衡相等的。而這個發表不同風格作品的特色，卻也是它先天性的缺點，就是給人「良莠不齊」的感覺，換言之，不同作風的作者，本着自己主觀的要求來看這份刊物的，必然不能完全欣賞其中的全部作品。不過在兼容各派的前提下，這點缺陷，還是可以瞭解和容許的。『文學』半年刊的作者群，大多是老一輩作家，風格大多早已定型，『北斗』，『度荒』，『樓』，『紅樹林』則多爲年青作者，在風格上多是力求更新突破，彼此在表現上相當接近，不過和『文學』的風格距離稍遠。『拾穗』雙月刊只出兩期就不見踪影，這份以評論爲號召的刊物，實際上在評論方面的份量還是有待充實的，如果把它和『書評書目』這類刊物比較，便可以立刻見到差別。不過本地評論向來被認爲是最冷門的一環，所以這份刊物的這種表現，多少也可以說是反映了本地評論欠收的這種情況。

正鐳：呃，我想補充一下，就是我剛才說副刊近年來已失去其作用，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報章副刊應該能有着介紹引導新潮流的表現，而不只是純粹注重於創作而已，更何況這些創作的水準只是時好時壞的……

望樺：這一點可以從戰前和目前的對比來看。據我所知，在戰前，本地的報章副刊在表現上比較多變化，那時的副刊編輯，恐怕也不像目前的一般編者那樣，往往是被動地發表能合乎他的要求的來稿，就算是功德圓滿了。

南發：從你們對副刊的意見，令我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假設能再有一份新副刊出現，你們會希望它是怎樣的一份副刊？換言之，就是你們心目中所謂好的副刊應該是怎樣的？當然這問題不只是個有趣的假設，它也能從你們的理想中反映出現實還欠缺的事物，對嗎？

來水（迅速作出反應）：這樣一份副刊的編者，他不應只是完全側重於創作稿件，而應該本身作好各種準備，盡心地去介紹各種世界文學的新潮流，新事物，從而形成一種主動的，有發展性的風格才行。這樣，才能令讀者在欣賞創作之餘，還能從中學到新的東西，而不會有天天如是的厭倦感，這樣才有意思。

正鐳（聽來水一口氣說完，便帶笑說）：這不是笑話，我曾在一個座談會上聽過一位副刊編輯說過他怎樣選詩，他說他是把來稿都放在一起，一旦版位要，他就從中找出一首適合版位所需大小的詩稿放上去。當然，我了解一位副刊編輯本身是有他一定的限制，但是，像這種敷衍的情形，的確是有點過份是不是？所以，我理想中的副刊，第一，在創作方面，編者的選擇眼光必須是開放的，如當年南洋商報的杏影，他寫作的作品有一定的作風，可是在選稿時，他卻能兼容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品，形成百花齊放的氣象，這是很難得的。第二，正如來水所說，一個文藝副刊的責任不只在編，還在於起一種催激的作用，他必須使其副刊有生氣，也就是要設法盡量介紹外在世界給本地讀者認識。此外，這樣的一位編者還應該和本地作者保持良好的聯繫，才不會使副刊因望樺所講的人事問題而被孤立地形成一個小圈子。

山樓：我認爲，創作還是最重要的。無論介紹或評論，都是在創作之後才產生的。所以，我認爲一份好的副刊，就是每期都要有，或者能夠有一些新的創作，也就是能使你感到一種新意的作品。次之，它必須有良好的評論文字，當然它必須是有啓發性的，而不是冷情性的。呃，還有介紹文字也是一定要有的。

（稍微冷場，南發把眼光轉向因摩）

因摩：我覺得，副刊作品必須是創造性的，而不是消遣性的，這樣的副刊才會有份量。

望樺：其實，我覺得當我們在談理想的時候，一定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想簡單地說，不管你是强調些甚麼，作爲一個副刊，它的理想，就是要刺激整個文壇，換言之，就是以

它來刺激讀者和作者，使文壇充滿生氣，這是很重要的前提，至於要怎樣去作，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這一句話。

（這時，第一片60分鐘的錄音帶已用完了，一陣停頓後，第二片錄音帶開始轉動……因摩和正鐳正談着某個問題，然後，南發的聲音打斷了他們的交談……）

南發：我看我們可以進入今天這個座談的第二部份了（聲音略高，以提醒各人的注意力）。在這部份裏，我們將把討論重點，由文壇的「形式」——期副刊，轉移到文壇的「內容」，也就是各種文學創作體裁的表現問題上。由於時間有限，我們將只討論詩，散文，小說和評論這四種文體，其他如戲劇等，只好暫時割愛。當然我們還是本着我們的原則，從各人主觀的認識和見解來看這幾方面的表現和問題（略頓，望向正鐳），我看就先談談本地詩壇的表現如何？

正鐳（略爲沉思後）我覺得，新加坡目前有不少在創作時間上算是前一輩的詩人，可是他們在創作上，還往往有着信手拈來皆是詩的觀念和作風。而實際上，我認爲這種到處都有詩的感覺的情形，在年青激情時，也許是可能的；但是隨着年紀的增長，人生經驗的增加，這種激情便往往會消失，而變成經驗的沉澱，形成比較冷凝的詩風。然而，正如剛才所說，以我個人的觀察，許多本地詩人還無法突破這一點，數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他過

*杜南發

去的作風，這種毫無變化的表現，說得嚴重一點，可說是沒有進步的，這樣的作品，也許在文字上會很講究，漂亮，但是內涵卻是很蒼白的。至於年青一代的詩作者方面，除了一些比較特出者不說之外，一般上還是這些所謂「前輩」的追隨者，不大能夠突破。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我們把五十，六十到七十年代這卅年來的本地詩作拿來比較的話，那無可否認的本地詩作品在表現上的確是慢慢走向成熟，純粹化，雖然還不能達到很高的要求。我曾經讀過一些英文詩作，還有亞細安詩作，特別是馬來詩人的作品，和我們的作品就有很大的不同，好像拉笛夫，即使我們是在讀他的翻譯作品，還是可以從詩中感覺到那種獨特的馬來風味。所以，如果我們要能有突破的話，那還要多加努力。

（坐在正鐳身旁的山樓略有動作，準備發言的樣子……。）

山樓：呃，這允許我用一個比較敏感的字眼，就是「現代」，來看這個問題。我相信大家都會觀察到，本地一般詩作，目前似乎多少都已有着「現代」的傾向……。

南發（打斷其發言）：你所說的「現代」，是不是指用新的表現技巧而言？

山樓：對，也許這樣說會比較不會使人敏感。我想，造成本地詩人越來越多人嘗試用新的表現技巧去寫作，當然有許多因素，不過我認爲最重要是受到台灣書籍的影響。年青一輩寫現代詩，也許就是因爲他們年青，比較能接受新觀念，敢於創造與探討。所以，我想假以時日，現代詩在本地應該是能成其氣候的。

*因　摩

望樺：剛才有人提到新加坡詩很受外來的影響，這一點我是十分贊成，也十分同意我們應該力求突破。不過，我們也要承認一個事實，就是本地詩作者在寫作技巧與文字運用上的努力，應該是超越過其他體裁的表現。從本地過去和目前的詩作中，我們是可以看出不少詩人是盡力在探求新方向的，而在探索過程中，當然就會受到外來的影響，而由於文字上的共通性，本地作者比較受港台作品的影響，也是可以理解的。

來水：每個人都會受影響，不過主要還是要看詩人本身是不是，肯不肯去開拓其新境界，當然這和時間也有關係。寫詩者一種風格的形成，不是一夜間的事。可能我們現代的許多耕耘者僅僅爲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偉大詩人」作出努力，也未可知。

（電話鈴起，接電話的正鐳說是找來水的。）

望樺：我發現，新加坡人寫詩，尤其是從比較新的技巧從事表現的詩人，大體上可說是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回歸到中國傳統的古典情緒裏去，另一種就是致力於表達現代人在文明社會裏的那種感受；當然這兩種傾向也不是涇渭分明，而是多少有所混雜的。

南發：要看出本地詩的特色，可以從縱與橫這兩方面來加以比較。縱的方面，就是比較本地過去與目前詩作的表現，橫的方面則是把本地作品和外地作品，特別是港台的作品，互

＊陳來水

相加以比較。以縱的來說，我的感覺是這樣：五十年代或之前的本地作品，在表現上往往是比較直率的，含蓄性不大，好處是平易近人，但卻失於太過浮淺，不易撥動觀者內在心弦深刻與持久的共鳴。到建國後，也就是六十年代中，後期，一批追求新技巧的詩人開始出現，如『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裏那些作者，他們的作風，可說是前者的反動，對所描述的景物與內心的觀感反應，力求濃縮。這方面的努力，確是大大地增加了本地詩的濃度，也加强了各種表現上的變化，不過缺點是在於矯枉過正，造成一般人聞之色變的所謂「晦澀難解」的問題；不過，這是草創時期應有的現象，就像胡適之當年爲了反古詩而寫出那種四不像的白話詩一樣，在表現上的成就有待商榷，但在創新努力的意義上卻是應該肯定的。到了七十年代，尤其是近幾年來，我的感覺是這兩種背道而馳的創作路向，已開始有了漸漸融合彼此長處的傾向，換言之，除了剛才山樓所說，有不少詩人漸漸嘗試從新技巧來從事創作之外，有些側重創新的詩人，也開始慢慢有淺白的傾向，尤其是在文字的應用與組合方面。而我個人認爲，這種現象是好的，也是應該的。在橫的方面，我們就不能不談到影響的問題，這點比較泛，不容易確實把握，暫且不談。

（接下來，南發提出了本地文壇常見的「現代」與「寫實」兩派劃分的問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反對這種不實際的兩分法，也不同意它們所代表的觀念，不過，大家也承認，這種說法在使用上的確有其方便之處，而這種方便，正是它最能誤導人們的地方。）

南發：我看我們可以談談散文了……

山樓（急不待及地）我覺得散文最欠收，換言之，佳作幷不多見……

望樺（接口說）：我覺得本地一般散文，讀起來都相當鬆弛，表現上往往像是報告式的。不過，實際上我們要談散文這個問題是很不容易的，因爲它的定義本身就很模糊很雜亂，像散文這個名字本身就很曖昧，除非能加以劃分界定，但這又是另一個不易處理的問題了。

南發（表示同感）：我在整理本地文壇史料時，最頭痛的也就是這個問題，因爲散文的範圍太廣了，一般上人們似乎是把詩，小說，評論，戲劇等較明顯的體裁之外的一切作品，都一概當作散文對待。而麻煩的是，我們知道這些散文在表現上是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是記事性，有的是抒情性……

來水（接口說）：好像我在中學教書，所用的課本裏，就把雜文，游記，報告文學等等都一律當成散文，焉能不亂？

望樺：不過，在新加坡寫散文的人很多，卻是事實。

正鐳：我想從本身對創作的觀念來看這個問題。我覺得，一位創作者，本身就像是一個拾荒者，他不是隨便到處亂拾廢物，而是有他一定的收集對象；又像一位建築師，他建屋子，不只是要求讓人可以住宿就算了，他還要講求美觀，舒適等設計上的問題。所以，對於散文，我本身是不會用信手寫來這種散漫的態度來對待它，我是把它當作是一個整體，一個結構，對每一部份的要求，我都會加以重視……

（接下來，正鐳舉出他的一篇散文『房中蝶』，說明他的創作過程，來反映出他對散文的觀念與處理方法。）

望樺：對於散文，我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就是要能有一種節奏……（錄音帶開始模糊不清，只聽到望樺斷續地談到他如何在台灣山間受訓時的感受，及如何形成他這幾年來表現的散文風格，還有最近在驀然回首時，乍然驚覺已是應該再求變的時候等等。）

（好一陣時間錄音帶才開始清晰，局面恢復明朗後，聽到的是來水的聲音。）

來水：就我本身來說，我是把散文當作是我一種傾訴的對象，當我本身有一己的感懷時，我便會以散文的方式，淡淡地去加以表達出來，渲洩內心的情緒，所以，換言之，散文也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托藉……。

（正鐳說散文等於是來水的女朋友一樣，引起好一陣笑聲。）

南發：好了，既然大家對散文再沒甚麼意見，我們應該談談小說的問題了。

（望樺笑着說，今晚諸人中，寫小說的主要是因摩和山樓兩人，所以這是他們的題目，其他都是旁觀者。）

因摩（聲音在錄音帶上聽來特別低沉）：我覺得，在本地的現代生活裏，人已開始變成機械性，所以不容易找到適當的背景。換句話說，由於環境所有局限，很多東西很快地就被用完了，尤其是在長篇小說裏，這問題更嚴重，如果是在一個較大的國度裏，情形就會比較不同……

望樺（不以爲然地說）：我想，在小說裏，題材重複是很普遍的現象，問題只在於你是用甚麼方式去處理它……

因摩：因爲，一篇好的小說，就應該要有一個好的背景才行，這不是時代性，而是地方性的問題。

望樺：我認爲比較重要的是一般人對小說的觀念這個問題。一般人，本地作者的看法，是單純地把一個故事交代過去，就算功德圓滿了。而很少會去考慮這樣說出來，會不會令讀者感動，能不能形成一種氣氛來打動讀者，這是一個相當值得重視的問題。

南發：我認爲本地小說在對人物心理的刻劃方面，相當缺乏，尤其是對情節轉換的處理，很少能生動地加以表現。一般小說對於人物的心理狀態，往往是很直接地說，他心裏這樣想或那樣想，而很少用其他方式，如動作象徵等方面，來襯托，反映出他心中的想法。這樣的小說，往往只能有表面的表現，而不能反映出內在深刻的情況，結果當然影響了小說本身的深度和感人的程度。

望樺：我想這可能還是對小說的觀念問題，就是小說作者本身對小說缺乏認識。我總覺得，寫詩和寫小說不同，寫詩可以靠才氣，甚至才氣洋溢的作品往往會比刻意經營的作品有更好的表現；可是，小說就一定須要有功力，要看作者如何去安排去處理他的題材，資料與情節，而這又牽涉到你對小說理論到底有多少認識……

山樓：呃，以我來說，我寫小說的經驗是不看任何理論的，甚至可以說，我是不太懂小說理論的，可是我卻寫小說……

望樺：我不太同意你說你完全不懂小說理論，實際上當你說寫小說應該要這樣或那樣的時候，就已經是一種對理論的認識了……

（這時，幾個人同時插嘴，南發和正鐳同時指出，兩人的分歧應該是在於對「理論」的認識有所不同，望樺所說的是廣義的，就是只要有一套看法就是，而山樓則是着眼於狹義的，就是一定要有成型的理論才算。結果望樺和山樓都同意這種解說。）

山樓：我認爲，題材重複是無所謂的，問題是表現的技巧要更新，要看它是否準確與恰當。剛才南發說目前本地小說一般上缺乏對人物心理變化的恰當刻劃，這點我是贊成的，而

實際上這點也應該是可以改的。問題是在於讀者，因爲我們目前的讀者大多數還是接受小說必須是一個故事，而且還必須是一個完整的故事這種看法。不過，我認爲，作爲小說寫作者，他應該不管這一套，只根據他的看法，去寫他要寫的東西。

正鐳：你所說的這一點，我也許可以談一下。當然我本身是沒有寫多少小說的啦（引起一陣笑聲），不過我寫過一篇『海魂』，結果發表後，有位讀者向我提出一個道德性的問題。因爲在這篇故事結束時，身患絕症的男主角是在女主角還在酣睡時，服安眠藥安祥地躺在木筏上隨浪漂去。那位讀者卻認爲，我這樣的結束，對那位女主角太不公平；換言之，一般讀者所要求的，是要看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我所要求的，卻是一種懸疑的效果，我要讓讀者有充分自由的天地，可是讀者卻認爲這樣作，是交代不清楚。由此可見，讀者與作者之間的要求是不同的，而這個鴻溝，目前在本地還是存在的。不過，我同意山樓所說，就是作者本身不需要去管這個問題，不要讓自己受到無謂的限制。

來水：我想我只能以小說讀者的身份來講話。我覺得，一篇好的小說，應該是能夠令我感到某種觸動的，而這樣的觸動，并不只是表面描寫那麼簡單，因爲，一般表面現象都是我們早已或是能夠瞭解的，所以，再去閱讀一篇重複我們已知現象的小說，在時間和精力上，都等於是一種浪費。

南發（拉回正題地說）：那麼，就本地的小說作品而言，究竟有多少是能令你產生那種觸動的？

來水：以我所看的本地小說而言，和一些外國作品相比，就有一段距離。當然在這方面企圖努力的作者是有的，不過，本地許多作者的作品，包括一些所謂的「大家」（他强調說要用括號，引起一陣哄笑），往往是給你在看了他一兩篇作品之後，就覺得不再需要再多看他的其他作品了。這是事實，因爲它們實際上并不能滿足我們對內涵的要求。

南發：接下來大家可以談談對本地評論表現的看法吧。

（衆人推望樺應該開第一炮，因爲這是他的「活動領域」……）

望樺：儘管我本身是在搞評論工作，不過我必須客觀地說，在新加坡目前的文壇上，眞正的批評氣候還沒有形成，因爲，整個批評風氣是否能夠順利展開，是關係到多方面的問題

，評者與被評者，甚至讀者之間，都必須先要有一些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原則，才有辦法。如果批評者能在一定條件下去評某些作品，而被評者與讀者卻不能接受這些條件，我想這是很麻煩的問題。另一方面，單就評論者本身而言，我們必須承認，一般上對理論的認識還是不夠的，這當然也包括我本身在內。所以，本地一般常見的批評大多數是隨感式或印象式的，不過，奇怪的是，喜歡這類批評的人卻也不少，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實際上，像這幾年來文壇上發生的幾場論爭，就可以多少反映出本地的批評風氣究竟是怎樣的了。

南發：實際上評論是最難處理的一回事。因爲一切評論都是主觀的，可是一般人卻要求它要作到客觀的程度，我認爲這是評論本身的先天性困境。要突破這種困境，就應該對這兩種要求作恰當的結合，換言之，就是評論者本身對一部作品所提出的主觀看法，一定要設法取得客觀資料和証據的支持，這樣才能比較令人信服，即使人們不同意其結論，也必須肯定其推論方式。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評論的前提和結論那是帶有主觀色彩的，所要求的，是在推論過程中，必須要能有客觀的表現。不過，在本地，要建立這樣一種觀念和風氣，是很不容易的，主要障碍除了前面說過的人事問題之外，還牽涉到一般人們的心理因素和思維方式的問題。也許，要經過一段時間和人爲的努力，建立起這種認識後，所謂「正確」的有水準的評論作品才會出現吧。

＊周望樺

正鐳：我還是想由自己所曾碰過的問題談起。我的作品只有一次被人評過，那給我留下很深的感觸。記得我在那首詩中有用到「銅鑼」的字眼，而那位評者就說：據說藍宇穆的年紀還很輕，離開名字響噹噹的日子應該還很遠，所以詩中出現這樣的句子，是不恰當的。他用這樣的觀點來批評我這首詩，實在使我感到很奇怪（望樺說這樣的論斷是沒有文學理論作爲根據的）。還有，他說我那首詩很受洛夫的影響，可是他卻不能舉出任何明確的証據，只是隨口便下判斷。所以我看了之後，感覺是他幷不能說服我。這樣的評論，是很令人失望的。我認爲，一位好的評論者，在分析一篇文章時，即使和作者的原意相出千里也無所謂，不過他一定要有恰當的理論來支持他的論點，才能說服人，而不能憑個人想像去任意地提出判斷，何況這種判斷對一般讀者還會產生不必要的誤導性。

來水：我認爲，一個評論者以甚麼態度出發，是很重要的，這關係到他如何去處理其評論對象和方式的問題。如果他只是憑一己的情緒去發揮，結果就會形成正鐳剛才所說的情況，也就會使人以爲我們文壇的評論很弱。另一方面，我認爲一個評論者，他本身最好是要有創作的基礎，這樣他在批評時，也許才能有比較確實的感受。當然，在本地，好的評論不是沒有，但是數量太少了，而且往往會被報章上一些很形式化的所謂論戰，掩蓋過去。

山樓：不過，實際上本地評論作品幷不多，從事這方面創作的作者也很少。

南發：那麼，你們認爲，在我們談過的詩，小說，散文和評論這四種創作中，哪一種文體的表現最佳呢？

因摩：無可否認的，就如望樺剛才說過，是以詩的表現最好的。也比較能在各方面從事各種探討與實驗。

山樓：在作者人數上，詩作者應該是最多，作品表現上也漸漸成熟，這是事實。

整理＊杜南發

從文學期刊看新加坡文壇

杜南發

1

要研究或瞭解一個國家文學的實際表現，最基本與直接的途徑，便是從它所出版的文學刊物着手，進行全面的比較或個別的探討。

在新華文壇，和文學有關的刊物，主要有單行本，文藝副刊和文學期刊三種形式。其中，副刊和期刊由於能容納較多作者與作品，出版次數也較頻繁，因此，在對文壇情況的反映上，這兩種形式的代表性最强。

在文藝副刊和文學期刊這兩種形式中，雖然前者的發表量較大，出版次數也較多，但它們都是附設於報章或綜合性雜誌裏①，比起由文學團體或文藝愛好者所出版的文學期刊而言，在表現上會比較少變化，不如期刊那樣，能使我們從更多向的角度，去切實認識文壇的創作與發展情況。

基於這樣的觀點，加上文藝副刊的資料瑣碎，不易收集齊全，個人時間精力有限，因此，本文將只集中介紹新加坡目前存在的各種文學期刊，希望能在這方面，多少反映出新華文壇的創作情況。

2

目前，新加坡共有七種文學期刊②，依創刊時間的先後是：北斗文藝，新加坡文藝，紅樹林，樓，度荒文藝，文學，拾穗。

在下文裏，我們將依次對這幾種文學期刊的開本，出版社（附地址），出版日期，期數，頁數與訂價，給予說明；并扼要摘錄它們的發刊詞與稿約，以展示它們的創刊宗旨，觀點及發展路向；再對這些期刊中的作者與作品，進行數量上的分析，以說明那些作者是某種期刊中的主要作者，并顯示各刊對不同文學體裁的偏重。

最後，在總結這些刊物的特色和實際表現上，我們應該能夠比較出目前新加坡華文文壇作者與作品創作方面的一些情況。

3

北斗文藝（年刊）

1. 開本：十六開（第四期起改爲廿四開）。
2. 出版：南大中國語文學會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ry Society, Nanyang University, Jurong Road, Singapore 22.
3. 期數（頁數，出版日期）：創刊號（卅頁，七四年十二月），二（卅三頁，七六年一月），三（卅三頁，七七年五月），四（一五七頁，七八年六月），五（一四零頁，七九年六月）。
4. 訂價：新幣五角（第四期起二元）。
5. 主編：創刊號（曾紀榮），二（張松齡），三（李寧强），四（陳來水），五（集編）。
6. 創刊宗旨：「我們認爲，今天從事發揚新馬華文文學的工作，……已經有了穩健而豐實的基礎……文藝有如農事，必須朝朝夕夕，四時辛勞的墾殖，同時要年復一年，代復一代的繼續耕種下去，才能生生不息，才能使他人有足夠的糧食……發揚新馬華文文學，是千秋

大業，怎樣才能使它在穩步中向上向善，向健康向蓬勃的道路前進，是新馬每一個文藝工作者必需關注策勵的課題。希望大家能有始有終，不自以爲是，亦不妄自菲薄，盡一己之責，獻一己之力，努力創作具有鄉土氣息的，有獨立風骨與特色的作品。」——節錄自創刊號「寫在北斗文藝出版前夕」。

7. 稿約：無。

8. 作者與作品發表次數③：

次數	作者
6	音濤。
5	歐夫。
4	午未申，曾幾榮，松齡，流川，石膏像，董農政。
3	吳垠，杜南發，博化，品光，蒼浪，無際，劉慧娟。
2	鄭英豪，潘正鐳，莫邪，莊金，小雁，靜影，波火，朱秀，藕魂，秀實，苦林，黃應良，戴忠明。
1	王炎，于鳳靈，郭四海，億汝，吳小小，江芷霖，史筆，嵐濤，胡巨，楚天藍，朱德春，禾日，秋卿，竹石，蕭鴻，嵐煙，吳亮，牧雁，筱雁，芳達，王叔岷，夢雲，李郁珍，林景順，麗洛，永澤，思雨，大雷紅，渡石，何惠祿，紅白，因摩，林山樓，李玄霜，謝清，西河洲，黃昏星，嵇律，黃國彬，曲鳳還，秦輕燕，邱樹榮，鄭亞松，寧牧兒，廖雁平，沈舟，陳來水，周望樺，寒嘯，麥留芳，趙慕媛，完顏藉，彭飛，梅拉，錢濟鄂，洛依沙，蓓蕾，陳運帆，浪濤，冰谷，何海，邱泰歌，青青草，長出，零夏冰，藍藍，何言，郭立嘉，許愛珍，梁秀香，譚順嬌，梁文福，林杉，梁紫筠。

9. 作品體裁④：

期數 / 篇數 / 體裁	1	2	3	4	5	總計
評論	2		2	3		7
小說	3	3	2	4	2	14
散文	7	10	9	10	13	49
詩	16	15	10	17	19	77
翻譯	3	2	1	1	1	8
雜文				1		1

作品次數	作者人數
6	1
5	1
4	6
3	7
2	13
1	74
總計	102

＊『北斗文藝』第四期封面

新加坡文藝（季刊）

1. 開本：十六開。
2. 出版：教育出版社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3. 期數（頁數，出版日期）：創刊號（八十九頁，七六年一月），二（九十五頁，七六年四月），三（九十六頁，七六年七月），四（一一三頁，七六年九月），五（一零四頁，七七年一月），六（一零九頁，七七年四月），七（一零三頁，七七年七月），八（一零八頁，七七年九月），九（一零八頁，七八年一月），十（一一三頁，七八年五月），十一（一一一頁，七八年八月），十二（一零八頁，七八年十月），十三（一零零頁，七九年三月），十四（九十五頁，七九年五月）。
4. 訂價：新幣一元五角。
5. 主編：楊松年。
6. 創刊宗旨：「新加坡文藝的出版宗旨，主要在於：㈠提倡我國華文文藝，㈡團結我國文藝寫作者，㈢提掖我國寫作界後進。基於這些宗旨，我們不但容納了我國成名的寫作者的作品，也盡量採納了年青寫作人的著作。我們懇切的希望：今後的新加坡的文藝，能出現更多的年青寫作人的優秀作品……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我國各界的寫作人，都能參加這塊園地的耕耘。我們了解：唯有這樣，才能使新加坡文藝眞正地成爲一份能夠代表我國文藝水平的刊物。」——節錄自創刊號「編後語」。
7. 稿約：「本刊園地公開……凡有關文藝理論，評介，小說，戲劇，散文，新詩，翻譯，世界各國文壇動態等作品，均在歡迎之列。」——節錄。
8. 作者與作品發表次數：⑤

次數	作者
17	楊松年。
15	周粲。

次數	作者
13	杜誠。
12	謝清。
11	周望樺，長風葛，寒川。
10	杜南發。
9	王潤華，林瓊，莫河，尤今。
8	簡笛，周穎南，陳葛。
7	烈浦，君紹，田流，流川，雨青。
6	易梵，王炎，林文錦，董農政，南子，艾驪，懷柳，李建，蕭蕭，符氣南，柔密歐鄭。
5	丁之屏，梅拉，張揮，曾幾榮，何惠祿，民興，音濤，瑪霞林，南枝，紅白，希尼爾，世俊，石膏像。
4	麥青，淡瑩，辛白，吳垠，王里，陳清華，曹沫，趙月，周堯封，夏心，蓉子，文愷，方北方，洪秋，周牧。
3	以多，韋暈，陳來水，葉鍾鈴，麗鹿，莫邪，鍾梅音，黃應良，林鶴華，李汝琳，冰谷，詹蕪，郭遙，林惠瀛，邢濟衆，馬崙，依汎倫，嚴担夫，梅筠，若屏，火雷紅，林菀文，林羽，郁人，趙戎，梁文業，慧盈。
2	何家良，黃孟文，黑丑，姜凌，范北羚，鄭英豪，寧舟，柳北岸，潘正鐳，溫任平，陳凡，劉培芳，庚桑楚，越遠，苗芒，趙慕媛，司徒文，韋西，鄭建英，寒嘯，三弓，孟仲季，謝冰凝，沈舟，君盈綠，叮玲，變質岩，蔡曙鵬，品光，溪蓀，李前南，良會，陳萍，瓔穎，李藝，小草，丘野，陳華强，劉含芝，杜周，健吾，邱泰歌，尚綠，心儀，丘岷。

次數	作者
1	潘文光，汀上黑，尤妮絲，宇玲，蘿蔓蘿，竹昕，慈容平，蕭雲，杜紅，史馬，何泉，夏文新，俊，王秋，沙風，余文鎮，晏清，林遠，黃繼豪，笠笳，林山樓，左袵，小橋，雁鴻，楚雲南，飛燕，張曦娜，袁麗貞，慧適，陳牧，陳彥，薛依雲，方影，彥鴻，洪生，陳良，皮述民，吳錫，寒影，星語，廖青，王國華，潘靜華，靜人，綠茵，念岱，羈魂，歐歌，景風，瀟池，小星，劉以鬯，劉泉，丘柳莊，義鳴，夏烟，羽喬，施依凡，林一飛，賈樹，史可揚，秦穆，林彬，謝國華，黃叔麟，羽清瀛，無弦，達夫尼，符銓，長謠，依然，喀秋莎，宇浪翎，史紅，孟淑卿，須德，琴仲慧，江夏，李月英，于非，劉筆農，沙路，凌晴，茜蒙，謝克，慈璋，陳喜，芷汀，溫祥英，張葆荻，林也，齊劍霜，賴廣連，李毓，原上草，張戈鳴，詩葆，黃秀英，葉苔痕，冰秀，費立雪，慧子，竹石，藍玉，阿曼，謝意展，子萱，顏林，亞豸，彭飛，念慈，雨子，英河，趙靈，李宏，民迅，文貝琪，仁洛，黃東平，楊秋卿，劉步，李涵毓，小珊，江敖夫，向新，苗秀。

9. 作品體裁：

作品次數	作者人數
17	1
15	1
13	1
12	1
11	3
10	1
9	4
8	3
7	5
6	11
5	13
4	15
3	27
2	45
1	126
總計	257

體裁 篇數 / 期數	評論	小說	散文	詩	翻譯	書評	筆談	劇本
1	5	10	10	10	1	4		
2	7	8	11	8		3	1	1
3	7	5	8	13	1	3	4	1
4	4	9	6	19	2	2	8	
5	4	11	11	17		2	7	
6	5	5	10	27		3	5	1
7	3	5	26	16	1	2	5	
8	3	6	7	12	1	3	5	5
9	5	7	14	23	1		1	1
10	9	11	10	15	2		9	1
11	8	7	10	16	1		5	2
12	5	8	11	17	1		8	2
13	6	11	17	22	1		6	
14	4	8	7	14	1		7	1
總　計	65	111	158	229	13	22	71	15

紅樹林（年刊）

1. 開本：廿四開
2. 出版：南洋大學詩社 Nanyang University Poetry Society. Jurong Road, Singapore 22.
3. 期數（頁數，出版日期）：創刊號（一百頁，七六年七日），二（一三二頁，七七年十二月），三（一二零頁，七九年六月）。
4. 訂價：創刊號二元，第二期二元五角，第三期二元。
5. 主編：創刊號（鄭英豪），第二期（潘正鐳）第三期（紅樹林編委會）。
6. 創刊宗旨：「詩或其他藝術，是人類心靈存在的見証，而詩之所以爲詩，則是因它以文字完成了超經驗和超現象的審美作用。寫詩者或批評家若昧於此，而想在作品之內求取其他……那就太荒唐可笑了……星華文壇所謂現代和寫實的派系之爭，純屬子虛烏有之事，那只是低能兒恐懼具有創意的作品打擊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對讀者所製造出來的一套謊言。在星馬，一個作者若能寫出具有創意和個人風格的作品，那就一定被目爲是現代派，而有意無意的被拼棄於文史之外……值此紅樹林面世之時，讓我們重申：我們不隸屬於任何派系，也不樂意標榜，我們說現代，那是指時代精神而言，也是爲了使它與一般僞詩有別。」——節錄自創刊號「發刊詞」。
7. 稿約：「本刊純屬一現代詩年刊，園地純粹公開，歡迎不甘於平庸的作者投稿……稿件不論新詩創作，譯介，詩壇史料，詩人訪問，詩壇動態等，皆在歡迎之列。」——節錄。
8. 作者與作品發表次數⑥：

＊『紅樹林』第三期封面

9.作品體裁：

作品次數	作者人數
8	1
6	1
5	1
4	2
3	6
2	13
1	43
總計	67

次數	作者
8	潘正鐳。
6	杜南發。
5	鄭英豪。
4	趙慕媛，西河洲。
3	牧羚奴，林山樓，張瑞星，謝清，淡瑩，文愷。
2	王潤華，陳來水，施依凡，周望樺，石膏像，冰點，林鶴華，林梵，方娥眞，黃繼豪，慕慕，紅白，董農政。
1	完顏藉，何惠祿，蘿蔓蘿，鄭榮香，林也，洪而亮，陳家磊，冬竹，依雲，蔡曉韻，竹昕，海岩子，周燕芳，黃海明，藍薇，黃昏星，溫瑞安，南子，陳月葉，溫任平，林秋月，王雨，陳直毅，秦輕燕，子雨，邱樹榮，苦林，許是，種生，芙羅拉，季子華，劉慧娟，零點零，罕，孟仲季，莫邪，李毓，秀實，邱泰歌，沈穿心，藍墨林，杜若塵，柔密歐•鄭。

體裁 \ 期數 篇數	1	2	3	總計
論述	1	2	3	6
詩	40	27	24	91
翻譯	4	9		13
訪談		1	1	2
詩樂			18	18

樓（半年刊）

1. 開本：廿八開。
2. 出版：樓出版社 The Storey Publisher, 182-C, Lorong Tai-Seng, Singapore 19.
3. 期數（頁數，出版日期）：創刊號（九十六頁，七七年六月），二（一三二頁，七八年一月），三（九十六頁，七八年六月），四（九十六頁，七九年一月）。
4. 訂價：新幣二元（第二期二元五角）。
5. 主編：林山樓。
6. 創刊宗旨：「洪荒以降，中外文學藝術創作者，以層層不同面目的磚和樑，層層不同的手法和技巧，創築文學樓於人類之精神荒原上……源遠流長的文學（藝術），本就是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本就是現代（時代）精神的不斷呈現……眞正的傳統精神，亦即是視傳統爲有生命，會發展與變化的有機體的現代精神……在廿世紀七十年代將終的現階段，在現代詩

，現代小說和現代戲劇已肯定成爲文學傳統之一部分的今日，猶提傳統與現代之似異實同的精神本質，確有過時之嫌，但放眼本地文壇……創作之等於寫作，五四之潮的泛濫成災，在在顯示：傳統與現代之精神本質，實該再提，再論，再定……『樓』謹此赤裸迎向現代文學花朝的聲音和脚印，繼、承，并發揚舊有的文學傳統，以現代人的感受，以現代的觀點，手法。」——節錄自創刊號「出發的聲音」。

7. 稿約：內容與技巧并重，創意與誠意并重。

8. 作者與作品發表次數：⑦

次數	作者
7	鄭英豪。
5	沈穿心。
4	林山樓，許是，因摩，無際。
3	潘正鐳，陳來水，完顏藉，牧羚奴，西河洲，張瑞星，寧牧兒，梅淑貞。
2	淡瑩，謝清，宇玲，杜南發，慕慕，賴瑞和，孟仲季，黃繼豪。
1	丘靜溪，陳牧元，蘇流，趙慕嫒，陳煌，方娥眞，黃昏星，施依凡，邱樹榮，李有成，柯彬，周望樺，夜桑，菊凡，李星可。

作品次數	作者人數
7	1
5	1
4	4
3	8
2	8
1	15
總計	37

＊『樓』第二期封面

9. 作品體裁：

期數 / 篇數 / 體裁	1	2	3	4	總計
評論	2	1		1	4
小說	1	5	5	4	15
散文	7	4	6	7	24
詩	12	3	7	6	28
翻譯	2	2	4	1	9
戲劇	1				1
隨筆		1			1
轉載		1			1
特輯		1			1

度荒文藝（半年刊）

1. 開本：廿八開。
2. 出版：度荒出版社 Duhuang Literary Publication, 1-A, Horne Road, Singapore 8.
3. 期數（頁數，出版日期）：創刊號（一三五頁，七七年六月），二（一一五頁，七八年三月），三（一零九頁，七九年一月），四（一四零頁，七九年七月）。
4. 訂價：新幣一元二角（第三期起增爲一元五角）。
5. 主編：不詳⑧。

6.創刊宗旨：「舊時代無疑是過去了，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文學形式來塡補眞空，我們尊敬傳統，推崇古文學家，卻沒有理由迷戀舊文學的傳統與精神。如果將舊的文學理論當作奉呈的經典，此種態度，與其說不求進步，毋寧說是不負責任。任何生活經驗都可以通過藝術的轉化而成不朽，作家的責任在於眞切的反映人生，進而表現當代人類的共性；任何文學主義必因時空上巨大的割斷而有所變質，我們的作家應該循序吸收，消化和創造的原則，尋找出一個屬於我們時代我們地區的文學形式。」——節錄自創刊號「度荒之路」。

7.稿約：「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口號式的文章請勿寄來。」（節錄）

8.作者與作品次數⑨：

次數	作者
5	郁谷平，林益洲。
4	谷虹，黃念松，楚楓，溫福明。
3	林苑文，周粲，盧桑，南子，易梵，柔密歐，鄭。
2	席進海，林昉，林瓊，流川，董農政，陳華强，謝清，馮美萍。
1	徐速，吳哲，洪生，也軾，楊秋卿，郭四海，龍吟，谷若寒，任斯，曹沫，賀蘭寧，淡瑩，羅青，蘇古子，文愷，邱樹榮，藍魂星，顏元淑，陳永力，周望樺，俞塵，石君，珣璽，木子，章夢城，及鳴，莊麗嫦，曉曉，蕭千柏，文莞，紀明，鄭玉禮，林明哲，雨青，因摩，卒羽，張海明，北更蒂，辛白，舒林，溫任平，穆笛，桑喬，楊戈，王尚義，天狼星，王潤華，王炎，賴廣連，陳錦强，張靜芬，黃東平，艾驪，蕭十二郎，火雨，偉毅，曾煥民，莊曉麗，宋維政，郭慶煌，田中國子，加藤孝子。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期數 / 篇數 / 體裁	1	2	3	4	總計
評論	1	2	2	3	8
小說	4	5	5	5	19
散文	10	10	11	7	38
詩	5	14	11	14	44
翻譯	3	1			4
戲劇		1			1
影評	1		2		3
詩樂		2	2	2	6
轉載	1	1	1		3

9. 作品體裁：

作品次數	作者人數
5	2
4	4
3	6
2	8
1	62
總計	82

*『度荒文藝』第三期

文學（半年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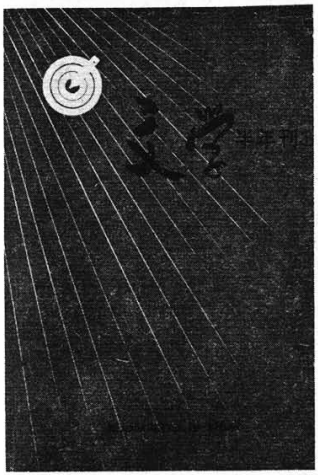
1. 開本：廿八開。
2. 出版：新加坡寫作人協會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2, Coniston Grove, Singapore 19.
3. 期數（頁數，出版日期）：創刊號（一五二頁，七八年四月），二（一一四頁，七八年十月），三（一四八頁，七九年四月）。
4. 訂價：新幣一元五角。
5. 主編：不詳⑩。
6. 創刊宗旨：「從文學月報到文學半年刊的出版，可說是寫作者協會在出版活動方面又跨進了一大步。當初決定出版文學月報的主要目的是，注重在報導會的活動以及我國各源流的文藝動態，每期只出版了八版。由於版位的限制，無法容納許多作品……編委會經過一番檢討之後，決定將月報改成年刊，以新的姿態在我國文壇上出現，希望能因而收集來自更多方面的佳作。」——摘錄自創刊號「刊首語」。
7. 稿約：無。
8. 作者與作品發表次數：

次數	作者
4	周粲，杜紅。
3	王潤華，曹沫。
2	淡瑩，田流，周穎南，寧舟，及鳴，陳華淑，黎明，青青草，韋西，雨青，洪生，苗芒，辛白，尤今。
1	笑談，海舟，孟沙，柳北岸，冰谷，谷澤，依然，黃孟文，淑青，夏岑，卒羽，易梵，羽翼，周牧，流川，麥青，林棠綠，南枝，于沫我，蕭蕭，林瓊，邢濟粲，張揮，杰如，曉音，蓉子，謝清，文愷，陳木清。

9. 作品體裁：

期數 / 篇數 / 體裁	1	2	3	總計
評論	3	3	2	8
小說	8	7	6	21
散文	5	6	3	14
詩	14	10	5	29
翻譯	1			1
戲劇			1	1
報導	3			3

作品次數	作者人數
4	2
3	2
2	14
1	29
總計	47



＊『文學』第二期

拾穗（雙月刊）

1. 開本：十六開。
2. 出版：山圖書公司 Gunung Books, 308, Bukit Timah Shopping Centre, Singapore 21.
3. 期數（頁數，出版日期）：創刊號（卅五頁，七八年十月），二（四十頁，七九年一月）。
4. 訂價：新幣七角。
5. 主編：不詳。
6. 創刊宗旨：「我們深信，好的書評對喜愛讀書的朋友是有用的；一本書，不論它是否可讀，只要有一篇不是迎合和諂媚的書評，那麼這本書就有一讀的價值……我們需要怎樣的書評？這是個大題目，吹捧嗎？詬罵乎？用主觀發揮論點，還是用客觀探索？本地的書評還是一塊未開拓的沃土，鋤頭，肥料，種子都有了，但缺乏辛勤的農人……當然，我們歡迎的，不一定是書評，獨沽一味總是不好的……」——節錄自創刊號「發刊詞」。
7. 稿約：「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我們歡迎下列稿件：書評及讀書隨筆，本地及外國文壇或出版界情況報導，有關書刊的知識，文壇往事及作家小傳，其他有關作家及作品的研究文章。我們歡迎各種不同觀點的稿件，惟文責作者自負……」——節錄。
8. 作者與作品發表次數：

次數	作者
2	鯉，林瓊。
1	呂馨青，范揚，草木，小石頭，林言，長弓，常追風，迅如，林非，楊激，沈舟，拍岸，風，高湖，陳喜，觀止，垂仰，西河，疾風，傅高丘，史勁，丁永，海嘯，于冰，羅娃，林洋。

作品篇數	作者人數
2	2
1	26
總計	28

體裁＼篇數＼期數	1	2	總計
雜文	4	4	8
書評介	5	6	11
作品欣賞	2		2
作家與作品	2	3	5
文壇拾碎	1	4	5
書話	1		1
作家資料	1	2	3
書目介紹	1		1

4

從前面所臚列的資料，我們應該可以看出目前新加坡華文文學期刊的一些概況；接下來，我們把它們所提示的情況結合貫串起來，加以比較，勾劃出刊物，作者與文體方面的一些現象。

首先，在刊物出版方面，由文學組織所出版的最多，計有：北斗文藝，紅樹林和文學；至於文化事業單位（如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出版的則有：新加坡文藝和拾穗兩種；而樓及度荒文藝，則是由文學愛好者所集資出版。

由於出版單位不同，有關期刊所顯示的特色與重點也因而相異。

例如在刊物的設計編排上，由文化單位出版的新加坡文藝和拾穗，作風便較趨平實，同時都是「傳統式」的十六開本，文字上的編排很少變化，只有在版頭設計略有變化。而由文學愛好者出版的樓和度荒文藝，在這方面便和前者有很大的不同，它們在作品的編排分輯，

插圖的應用，甚至封面上的構圖，都力求突破，以新穎的設計來表現與建立一己的獨特風貌，兩者同樣是廿八開本。至於文學團體出版的三份期刊，在設計上可說是融合了前面所說的兩種不同風格，大致而言，由寫作人協會出版的文學半年刊，內容編排上較趨平實，少變化；而由大學生團體——南大詩社出版的紅樹林，便相當重視設計上的美感，而且每一期都以不同的處理方式，力求達到推陳出新的效果；南大中文學會出版的北斗文藝，在這方面則兼具兩種風格，在其前三期中，設計上是十六開本，編排上也很平實，後二期則一變爲廿四開，風格大變，設計編排相當重視與講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在各期刊的出版次數多寡方面，也和出版單位有一定關係，如新加坡文藝是季刊，拾穗爲雙月刊，而樓與度荒文藝均爲半年刊，文學也是半年刊，北斗文藝和紅樹林則是年刊。比較上，出版日期最穩定的是新加坡文藝，其他各種刊物多少都有不能完全按時出版的現象存在。

這七種期刊中，只有新加坡文藝和文學是設有稿酬，其餘五種期刊都是以贈送該刊爲酬，這也算是一種特色（由此也可略窺各刊在經費上的情況）。

在頁數份量方面，除了北斗文藝前三期及拾穗的份量較輕，只有卅頁到四十頁之間外，其餘各份期刊，都介於九十頁到一百五十頁之間。這也影響到它們的售價，如北斗文藝前三期僅售五角，拾穗七角，而其餘刊物，除新加坡文藝售價爲一元五角外，其他數份刊物都定價二元或二元五角不等。

其次，在作者情況方面，這七份期刊中，新加坡文藝包羅的作者人數最多，在十四期裏共有多達二百五十七位作者；北斗文藝次之，五期內共有一百零二人，繼而是出版四期的度荒文藝，有八十人，紅樹林三期有六十七人，文學三期有四十七人，樓四期卅七人，只出版兩期的拾穗作者人數最少，只有廿八人。

不過，在這些作者中，有不少是只在有關刊物中發表過一次作品的。如果我們將前述七份刊物的作者人數全部加起來（當然其中有不少是重複的，所以這只是一個籠統數目，而不是確實數目），則有作者六百十八人，而每一份期刊中只發表一次作品的作者總數（也是籠統數目）則多達三百七十五人，平均起來，佔全體作者總數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見，有不少作者實際上在創作方面是不太活躍的。

進一步，我們還可以看看在這些期刊中，到底哪些是屬於比較活躍的作者。如果我們把一份期刊中，發表作品次數超過該刊最高次數一半以上的作者（例如紅樹林發表次數最多者爲八次，則其半數的四次以上作者即屬此一範疇），算作是該刊的活躍作者而言，那麼北斗文藝就有音濤，歐夫，午未申，曾幾榮，松齡，流川，石膏像，董農政等人；新加坡文藝有楊松年，周粲，杜誠，謝清，周望樺，長風葛，寒川，杜南發，王潤華，林瓊，莫河，尤今，紅樹林是潘正鐳，杜南發，鄭英豪，趙慕媛，西河洲；樓是鄭英豪，沈穿心，林山樓，許是，因摩，無際；度荒文藝爲郁谷平，林益洲，谷虹，黃念松，楚楓，溫福明，林苑文，周粲，盧桑，南子，易梵，柔密歐·鄭；文學爲周粲，杜紅，王潤華，曹沫；拾穗則爲鯉和林瓊。

由這份名單裏，我們可以見到，作品出現在一種期刊以上，而數量又不少的作者只有周粲，杜南發，王潤華，林瓊和鄭英豪五人而已，其餘則多數只集中的某一份期刊上發表其多數作品。

如果我們把層面再擴大，不只拘限於一定發表次數的話，那麼，在前述這批作者中，除了周粲等五人之外，音濤，董農政，謝清，周望樺，尤今，潘正鐳，趙慕媛，西河洲，沈穿心，林山樓，許是，因摩，無際，南子，易梵，柔密歐·鄭等十六人，也有一定作品在其他期刊上發表。其餘十六人的作品，就只集中在某一刊物上了。

此外，在這些期刊中，我們也可以見到不少外國作者的參加耕耘，如馬來西亞的張瑞星，沈穿心，溫任平，黃昏星，方北方，郁人，陳華强，溫瑞安，方娥眞，原上草，林秋月，蘇流，梅淑貞，賴瑞和，李有成，菊凡，冰谷等人，印尼的柔密歐鄭和黃東平，香港的羈魂，稽律，秀實，黃國彬，劉以鬯等，臺灣的羅青，陳煌，曲鳳還，秦輕燕等，日本的田中國子，加籐孝子等等。這方面顯示新加坡華文文壇和國外文藝界并不是完全隔絕的狀態，尤其是和馬華文學的交流更是密切。

另一方面，就本地作者在各期刊的分佈情況而言，如以寫作年齡長短加以大略劃分，我們可以說，以新加坡文藝在這方面最爲平均，其作者羣中，有寫作年齡相當長的作者，如苗秀等，也有年青一輩的寫作人，如董農政等。在寫作技巧上，大致上也能有兼容并蓄的表現。其他幾份期刊，雖然都有「老」「新」兩代作者的作品出現，但比例上較不平均，例如文學半年刊的作者，便多數是寫作年齡較長的，而樓紅樹林與北斗文藝，則以年輕作者居多，至

於度荒文藝作者，是以本地年青一代的作者爲主，只有拾穗的作者，在本地是較爲少見的。

在文學體裁方面，每份刊物大致上都具有詩，小說，散文，評論，翻譯這五種文體，只有屬於詩刊性質的紅樹林，及聲稱側重評論的拾穗，沒有小說和散文這兩種文體的作品出現。

在這五類主要創作文體中，比較上以詩的數量最多，其次是散文，小說繼之，然後是評論和翻譯作品；由此，也大致可以看出新加坡華文文壇的一般性創作傾向。

另外一種文學體裁——劇本，也算是比較常見的，其中以新加坡文藝發表最多，十四期內共發表了十五個劇本，樓，度荒和文學則各有一個劇本發表。不過，劇本作者人數并不太多，主要只有田流，王里等數人。

此外，比較值得注意的另一種藝術形式是以詩配樂的「詩樂」，在這方面大力提倡的是度荒文藝和紅樹林；度荒文藝自第二期起，每期都有刊登幾首詩樂作品，而紅樹林則在第三期一口氣發表近廿首詩樂，同時推出一個討論詩樂問題的特輯，較具份量。不同的是，度荒發表的詩樂作品還未有正式演唱過，而紅樹林發表的有關作品，都是南大詩社在詩樂演唱會中「實驗」過的。總之，在新華文壇，在以本地詩人作品配樂的這條新創作路綫上，這兩份年青人出版的刊物，可說是開風氣之先。

5

本文的研究方法，側重於從資料的統計，對比與分析中，專反映出新加坡華文文壇的創作表現情況。

以這種研究法來處理問題，尤其是有關「現象」的問題，大致上應該可以說是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不致於流於「印象式批評」的片面與浮泛及易受個人主觀意見所左右。

不過，就像一般人文科學研究法一樣，這種研究法雖然有其應用上的優點，但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這是我們必須瞭解的。

首先，是資料搜集齊全的不易，其次是筆名重複的問題，尤其是後者更是一大難題。由於本地不少作者，有着濫用筆名的習慣，結果使到我們在進行統計時，可能會在不知情的情形下，把同一位作者使用的不同筆名，當作不同人來計算，這便會大大地影響了資料統計上的準確性。

另一個難題便是文體上的分類與計算，例如評論，便有着精心論述的剖析，側重介紹的評介等不同處理方法，在研究表現上相去甚遠，可是我們在分類時，卻不得不歸諸一類，這便多少會出現該類內容水準不一的現象；但我們也無法因此而詳加分類，不然便會流於見樹不見林之弊。還有，就是詩篇的計算，有些詩是一題數詩，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只能把它當作一首，這樣一來，也多少會出現「不公平」的情形。

最後，便是研究成果的局限；從前文的分析中，應該可以看出，以這種研究法處理，最終所得只是數量上多寡的比較，并不是質量上良莠的差異；而數量與質素上的表現并不一定是相等的。換言之，我們只能指出哪些作者在創作上是最活躍的，但是，卻不能指出哪位作者的表現比較突出可取——當然，在數量的基礎上，我們還是可以進一步去探討質素表現的問題，兩者結合，就能更全面地反映出整個文壇風貌了。

在我們結束本文前，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本文的資料統計，由於分類，計數與筆名重複問題的存在，雖然經過再三計算，檢對，多方探詢，把已知的不同筆名而同屬一人者綜合爲一，但是，計算上的誤差和筆名綜合工作的不完整，必然還是存在的。所以，本文的統計資料與數字，只是在反映出大致情形，并不能算是絕對正確的景觀，這是需要承認和說明的。

七九年八月十四日稿於家中東窗下。

註

①目前，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章文藝副刊有：南洋商報的新年代，星期文藝，寫作人，小說天地。星洲日報的晨星，星期天小說。附於本地出版的綜合性雜誌內的文藝副刊有奮鬪報（月刊）的獅城文藝，新加坡（月刊）的新苑，新加坡青年裏也附有文藝版位。此外，報章如南洋商報的藝文，生活，商餘，婦女版；星洲日報的文化，生活，星雲版等綜合性副刊裏，偶而也有發表一些文藝創作稿。

②本文資料截止於七九年八月十日。所謂「目前」，是指由今年初至截止日，在這段時間內還有出版的刊物，都在討論範圍內（實際上，樓在今年初出版第四期後，已決定改以文學叢書方式作不定期的出版；紅樹林和北斗文藝，由於南大學制的更動，也很可能會受影響；至於原訂爲雙月刊的拾穗，自年初出版第二期後，迄截止日仍未出現第三期）。

③對於使用不同筆名的同一作者，均加以綜合，以其中較爲人知的筆名爲代表，作一人計。作品數量，則以目錄爲準。在北斗文藝中，使用不同筆名者據知有：音濤（寧强），曾幾榮（吳彥，吳思一，蘭翔），張松齡（張齡，張牧，曉菁），博化（華之風，王小玉），蒼浪（聲聲慢，馬刹拉），波火（火波），石膏像（彭世昌），歐夫（錨人，挽客），朱秀（塵中人），品光（倚光），莊金（莊玉）。

④作品體裁儘量依目錄的分類劃分。

⑤在新加坡文藝發表的作品中，楊松年曾分別與王潤華，潘文光各合撰一篇，與周維介合撰六篇，這八篇作品由於是合撰，因此不列入統計資料中。又，苗秀在該刊發表次數雖將近十餘次，但都是同一篇長篇小說的連載，因此在統計中只以一次計。在新加坡文藝裏，使用不同筆名者據知有：楊松年（風入松），周望樺（端木舟，周維介），寒川（李維），王潤華（林南），尤今（尤金），王炎（王朽），林錦（林文錦，雙牧，林景），蓁蓁（丘柳川），世俊（斯俊，陶怡），符氣南（竹付），周牧（文牧），陳來水（陳放舟），依汎倫（林塵），尚綠（綠影）。

⑥其中零點零共有詩數首，實際上是其遺作特輯，以紀念這位早逝的詩人。紅樹林中使用不同筆名者據知有：潘正鐳（藍宇穆），冰點（李永樂），林鶴華（望無際）。

⑦樓中使用不同筆名者據知有：宇玲（劉慧娟），賴瑞和（郭書遠）。又李星可乃轉載其作品。

⑧據稱是林益洲，郁谷平等人，惟未能証實，待考。

⑨度荒文藝中使用不同筆名者據知有：林益洲（史旅洛）。其中不少外國作者如臺灣的王尚義與顏元叔，乃是轉載他們的作品。

⑩本刊是採取執行編輯制，每期由四人負責，并未列明主編。

新一代詩人的表現模式

——評兩部得獎詩集

*周望樺

從一九七六年以來，三、四年間由本地文化界所主辦的純詩創作比賽，僅有兩次①。其一是由南大詩社主辦的「全國新詩創作比賽」；其二是由文化部主辦的「詩歌創作比賽」②。形式上，這兩次比賽都有些共同點：兩次的比賽都分成公開及中學組，兩次都將優勝入選的作品編印成輯③；這提供了我們討論上的方便。

本文討論的目的，不在於將兩次創作比賽作刻意的比較，而在於分析裏頭的一些作品，及說明創作上的一般傾向。尤其是根據資料的統計，在所有得獎詩人中，僅有四人被列爲這兩年來的活躍作者，其餘多屬少產或剛冒現的作者，這更能說明許多意義④。

自從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比賽成了文壇上的一項主要活動，它除了具有鼓勵、刺激文藝創作的功能外，在某個意義上，它成了文壇新血發揮才華的地方。因爲從一路來的反應分析，說明了資深或已成名的寫作者很少在創作比賽中露面，於是在成績揭曉時，便冒現不少新面孔。從這個角度出發，這些人的作品在創作上的共同特徵、傾向、很可能是將來詩文壇的一個隱約的趨向。

倘若將論點落實於創作藝術的表現，則這兩次比賽的得獎作中，有許多已很能表現出漸逐成形的風格，尤其是在技巧的創新上，有相當的突破。吳啓基的『詩的小型演出』便是實例。這組詩共有五首，每首皆見創作的用心。組詩中的『血債』，在強調悲劇效果的前提下，採用漸進式的結構以衍成詩篇。其實，這種創作方式正是他在這輯（五首）中慣用的手法。詩的前五行：

軍靴南下
武士刀南下
高張而風湧的紅太陽南下
火的南下，血和瘟疫和姦淫
混亂和轟炸和防空壕的歲月南下

這五行詩不外乎表現日軍「南下」的悲慘事實。爲製造一種令人驚悸恐慌的壓力驟然而下，作者充份利用漸進式的詩行進逼，有層次的等量增加日軍南下的威力。從軍刀而紅太陽旗而火而血而瘟疫姦淫，而最終說明這種歲月的綿長，並配合詩行的由短而漸長，以拱照一種急喘的氣勢，詩所營造的效果是頗具份量的。同一首詩中詩創作者也以同樣的方式來表現日軍南下的殘忍殺害無辜的手段。

就有了
父的子的夫的妻的屍體的堆積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屍體的堆積
就有了
陳姓張姓黃姓李姓的屍體的堆積
工人、老板、知識份子和流浪漢的屍體的堆積

這段落同樣以漸進式的擴大來渲染屍體的龐大堆積。作者特別喜歡引用重復性的效果以塑造詩所要求的氣氛，通常由近鏡頭而遠鏡頭，簡單而漸呈復雜，具體而漸抽象，外表而至內心。組詩中的其他作品也大量起用這種方式。

此外，輯中其些詩句在語法的操縱上，是與一般新詩死守語法的傳統有異。吳啓基在這方面表現得至爲明顯的便是強調詞性的再次運用。例如：「呻吟和悲慟比熱門歌曲還流行的流行這小島」、「就算比粗枝大幹還粗枝大幹的。」相同的形容片語重疊使用，所着重的在於營造與誇大對象。

在技巧的發揮上，「詩的小型演出」只是其中一例，實際上，在所有的得獎作品中，有着這種力圖創新傾向的作品爲數不少。像變質岩的「齒輪」便通過極爲傳神的意象以完成抒情過程。

「齒輪」最大的特點在於以新鮮的意象引人注目，在捕捉對象上，創作者拋棄陳腐的比譬方式，而試圖營造一種具體感，以贏取更爲濃聚的藝術感染力，例如詩中有「哨兵用靴響來掀我的百葉窗」一句，擺脫了傳統的直接敘述，在語法或邏輯上，「靴響」是斷不能「掀」窗的，而詩人卻如是說了，主要在於營造「靴響」的具體感與動態，以刺激讀者的感官，在腦銀幕中映現更爲立體的聲態。「齒輪」中其他的句子如：「青山的輪廓在滾騰騰的烽火間隱去」、「槍枝鳴成啄木鳥的嘆息」等等，都有極爲充實的內涵，抽象或不具生命形態的事物皆注入詩人主觀的情思，變成頗具新意的聯想綫索。

「齒輪」之第二首「晌午」的末段：

數回合後枕在榕樹的大腿
血也紅汗也紅連照沫也紅紅
渴望清溪水又怕見妻兒的眼睛
本欲設法構思一個老農
如何悠閑地朝向裊裊的炊煙
卻浮起那片焚後的圮墟
在我盈風的袖內織
愁

這個段落是一個複雜的心理情態的呈現，共容納了二種內心感。前三行是一個部份，焦點集中於「渴望清溪水又怕見妻兒的眼睛」這句上，它表露了對妻兒的深刻懷念，而創造者避開了單刀直入的直接表達，而含蓄地借助「清溪水」以呈露情思。以清溪水幻成鏡子，可想見他時刻思念的妻兒，但在焦慮的情況下，又害怕見及她們，以恐引起更長的思念。這是經營得頗爲成功的一句詩。

後四句形成另一種心理情態。它以前半部的心理爲基礎，加以發展，顯然地，後四句在於表現一種「逃避」的複雜心理，詩人將創作心感的交點，安置於深壓內心的心理活動中。試圖以幻覺一幅安適的老農圖來逃避對妻兒的思念，但這種心理上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爲詩的主情緒（對妻兒的懷念）不斷的干擾，這眞是甩也甩不掉的心理狀態，在複雜的內心活動交織下，詩人幻覺「焚後的圮墟」在他袖中「織愁」，暗譬了詩主人情感的極度低落、焦虛與無奈。

在『齒輪』這組詩的創作上，詩人絕不從表面的現象出發，而側重於心理意識的拍攝，他的觀察是深入的，表現是具創造性的。

除了上述言及的藝術表現外，其他的作品也多致力於這方面的努力，至少，亦努力於吸收較「新」的技巧，當然，所謂「新」的技巧，並非絕對是無懈可擊的。潘江的「神話組詩」，便是新詩文字排列技巧的運用。明顯地，作者是試圖通過文字排列以增強視覺效果。組詩之五『夸父追日』：

携杖參加馬拉松賽跑
終點、太陽
明日天涯，不再回首的灑脫
一個箭步
你
散
髮
飛
奔

爲突出「散髮飛奔」的形象，作者將圖象詩的技巧引用於此，通過排列次序，將詩行拆成單字排列。固然，這種特技用得適當，可使詩意更爲傳神。但過於依賴，不考慮其適當性，一味顰效，恐會流於形式化，標新立異的傾向。上述例子，爲加寬視境的效果，拆句分排，原可營造出頗爲具體的形象，但因橫排（編按：爲牽就整篇，無法以原橫排之貌刊上頁詩行，盼諒。）而使「飛奔」的形象頓失，故運用此種表現方式，必須注重排法的問題。

語言的靈活運用，可說是新一代詩創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標。因意象的營造與語言的運用是難於分割關係的兩造，故詩語的努力創新有時亦依賴於新意象的發覺。從這兩部得獎詩集看來，新加坡詩創作者在這方面是做了積極的耕耘。

無可置疑地，公開組的作品，在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力上，遠超越於中學組，這是一般性的結論，但是，也有不少中學生在語言的掌握上所卻發的啼聲，卻也怡目悅耳，他們的潛在力，是斷不可忽視的。儘管從詩的整體出發，中學組絕大部份作品在控制語言上，離成熟尚有相當的差距。大致上，中學組的作品的文字，多呈概念化，空洞而缺乏豐富的想像。

常見的概念化抽象詞語有：青春、倔強、堅毅、奔放、理想、希望……等。以下試舉數例：「精神抖擻，容光煥發」「跳高」

「勇敢的野草
堅毅茁壯地生長
不怕風雨的吹襲
不怕人們的踐踏」　——「野草」

「面對小橋
無限惆悵
面對流水
無限感傷」　——「橋」

「畢竟青春是倔強的刀
趁我們年輕時
揮動改造的手」　——「趁我們年輕時」

上述詩行的最大弊病，在於語彙的貧血。這種用法，常使詩人與讀者的感受懸空。止於表面層次的渲洩而無法深入將感受全面具體的突出，所以所能引起的共鳴共感微乎其微。主因是創作所用的語彙缺乏彈性，缺乏刺激的聯想作用，這個問題實是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重要癥結。

不過，從個別的單句着眼，則可見中學組的創作者蓄意擺脫落實，平叙的語言的用心。例如曾玉英的『趁我們年輕時』在陳述年輕理想時這麽說：

「蜻蜓輕叩微波
蕩開第十七層漣漪底理想」

詩以「蜻蜓點水」的意象暗喻年輕人的理想，所賦予讀詩者的想像是豐富的，尤其是「十七層漣漪」裏頭蘊藏：理想的、美麗的、多彩的、甚至於可能消失（易失）的象徵，含具飽滿的內容而絲毫沒有概念式的鋪叙。

張明輝的『送她一份親情』：

「湖啊！
妳在我的眉灣
棲息着最寂的長夜」

這段詩若以低層次的方法鋪成，單刀直入的將「妳（湖）在我」改成「我在妳（湖）」，便顯得韻味全無，聯想貧血。湖在眉灣棲息所營造的氣氛是遠超於「作者在湖的眉灣棲息」的。前者在視境的塑造上雖然爲非眞實的現象，但在更換秩序，變位轉移的情形下，所渲染出的「寂情」是更爲顯突與不平凡的。

其他如：

「沙漠啊，沙漠
你把那蔚藍的海給掩壓起來」
——「沙漠・綠洲」：何小玲

「五顆星星自藍天抖落在旗上」
——「飛昇」 陳錦輝

「山下的掌聲如火柱擎我而起
昇入低低的雲空」　——「攀雲」：董農政

「束羽的鷹
啄啣彩雲蕾的理想」

——「情感」：邱樹榮

像上述詩句，已經大量引用頗具新意的象徵隱喻，以表現題材。象徵手法，原不是新詩的專利，更不是標新立異的技巧。上列詩行，貴於能捕獲生動的意象，配合生動的語言，新穎的象徵，而拋棄陳舊、蒼白、一成不變的傳統新詩的比喻象徵的舊框框，努力於尋求新系統。

從前面對得獎作品的語言分析，明顯地看出了新加坡詩壇在新詩創作上的實在現象：一種是在詩的語言文字上極力下功夫，力求突破公式化語言的框，試圖將已僵化的詩語言砸碎，而努力於豎立新風貌。另一種是以五四新詩語言爲最高依歸的寫法，固然易於達致平易直敘，但也常因處理得不當而深陷口號式的泥坑。

就某個角度來說，這種語言創作上的現象，固然易形成萬花齊放的局面。撇開內容不談，若就創作即創造的原則判斷，則過於追求空白的語言，無疑是一種固步自封的危險訊號。單從這兩次比賽的得獎作品做一初略的統計，則力求新嘗試的作品尚算多數，可視爲詩壇新亮的火光。

除了詩的經營表現外，我曾利用分門別類的方式，將所有得獎作品所表現的內容作簡要的分類，試圖從中說明一些問題。不論是公開組或學生組的作品，約可劃分成九個範圍：㈠表現年輕人的奮鬪理想、㈡歌頌國家土地、㈢關於兒童、㈣表現戀情、㈤表現禪思、㈥感傷、失落與懷念情緒、㈦神話素材、㈧對戰爭的咀咒、㈨反映社會現象。

若按一般傳統分析詩的方法，則詩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源於抒情傳統，着重於表現詩人內在經驗的宣洩，向心靈深處做自白式的剖析，以感性抒洩出發；一類則側重於詩人對現實物象的反擊，容納客觀物體事象，以知性體認人際關系。就這兩次比賽的得獎作分析，可以說以現代實相爲創作對象的知性詩所佔的比例是相當低的。四十八篇作品中，有七十巴仙的

詩傾向於心歷路程主觀情感色彩的宣洩。其餘三十巴仙左右的作品，則包括了神話、兒童、禪思、國土及現實等內容，這可說是一個懸殊的比例。

在那類抒情性的作品中，實際也是「兩極化」的。一種深入詩人內心探尋，充份表現了現代人的失落與感傷情緒，及對已逝風物的眷戀，如『栽植悲哀』、『情感』、『葬禮』、『尾聲』、『祭十九』等。王僑芝的『栽植悲哀』是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我們是被烽煙迷失了方向的一群
在生與死的邊緣上
均感到莫名的眩暈
面對一場弱肉強食的戰爭
唯有把腥紅的血釀成恨的液汁
因此，在更深霧濃中
我們忙碌的栽植悲哀」

這是詩的末段，從這些淺白的詩行中，作者赤裸地對生存表示質疑，並極度感傷生命的短暫與痛苦，將詩人自我的內在經驗毫無忌憚地顯凸與體現，交織悲恨的情緒。這類感傷情緒較濃的詩挖掘的深切與否，則關係及詩作者駕馭語言及意象的能力，就如『橋』一詩：

面對小橋
無限惆悵
面對流水
無限感傷

由於用語意象的陳舊，使這種內心情感的外現，顯得浮飄於表，使人無從自相關意象上獲得聯想或刺激而引起共感。

另一種則作積極的抒情，同是感性的詩作，以主觀情緒爲主導，濃聚一種年輕生命對理想的嚮往、奮鬪與追求的意念。故這類詩所表現的都是跳躍的氣息，流露對生活的喜愛、自滿與雄心，而沒有負傷、感慨。彭世昌的『青春行』爲一實例：

我們走過
這青春之旅
我們也將走過
更多波湧而來的路程——
以我們不滅的火焰
以一顆剛健的
年輕
但從有這類傾向的九首作品中，可以察覺大部份是建構於概念化的語言上，進行渲洩，故所造就的效果便顯得差強人意：

生命的歌恆久不殘
讓它帶着溫暖與希望
躺在心底
伴着長征的足音響澈旅程
——「趁我們年輕時」

這種抽象的激情與熱情，並不曾經過適當的提昇，缺乏感染的力量是這類詩作的通病。而根據統計分析顯示，這類的作品約有三份之二，且多出現於中學組。這或許間接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學生所面對的人生際遇問題尚淺，而正常的在校青年都對未來存有積極的期望，故表現於詩的模式，就不外於此。其二，一般中學生對詩語言的掌握能力有所欠缺，故而顯現對生命狂熱的主題時，跌入架空的概念化匣子裏。

從上述的分析，配合這兩次得獎作品的人數、背景，說明了卅二位年輕詩創作者中，超過半數側重於表現詩人內心的經驗，不論是正面或負面，消極或積極，都是主觀內在情緒爲先導。詩創作在表現內容上極少將感受落實於血腥的現實上，爲一顯著的傾向。

另一方面，從得獎作品中，可看到的另一收穫，是許多創作者（包括中學生）都通過新鮮的意象與象徵，暗示所欲表達的慾念，大大地擴張了詩的感染力。在這卅二位得獎作者中

，絕大部份是屬於年輕的一輩，且大部份詩齡尚淺　他們的作品，從側面實際能代表新一代詩創作者的意向，再從這兩次比賽的評判團名單看⑤，他們都可說是新加坡詩壇活躍的詩人，他們在詩的創作上，都有各自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詩觀、不同的風格，而評選出的作品，更具意義，作品的素質更能呈現目前本地詩壇創作的風貌。而根據前面所作的分析，可以肯定的說，這些得獎作品，不論從所表現的技巧或內容着眼，可以察覺這些新詩人多數正努力於詩的現代化，在表現上吸收外來的技巧，賦詩以更新的內涵。

附註：

① 除了純詩歌創作比賽外，尚有數次包括各種體裁的創作比賽，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

② 文化部主辦的這次比賽，共分成華、巫、英三種語文組，這裏論及的僅限於華文組。

③ 『文化部主辦詩歌創作比賽得獎詩集』於一九七九年一月由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國新詩創作比賽紀念專輯』於七七年六月由南大詩社出版。

④ 有關資料根據杜南發撰『一九七七 年的新加坡詩壇各刊物與詩作者研究』載於新加坡文藝第八期（一九七八年五月）；周維介撰『靜默的擺渡——一九七八年的新華文壇』，刊於奮鬪報一一八期獅城文藝版（一九七九年一月）。

⑤ 由南大詩社主辦的創作比賽，由淡瑩、謝清、蓁蓁三人組成評判團；文化部主辦的詩創作比賽的評判團，則由王潤華、杜紅、周粲組成。

路經此地的一片雲彩

*潘正鐳

有一隻海鳥從我胸中振翼飛起，來不及的驚訝，我遂向白雲歡唱的遠山邊追逐而去。聽流逝的殘骸在夾耳的風中片片剝落，剝落成記憶的井，閒時下繩招水，掬一手清涼，美麗或哀傷的，不復是詠嘆調的音符，跳躍在五綫譜上的，如路過向晚街道電桿綫上的歸鳥，啁啾只成一闕曾經的插曲。

●

初來時的牢騷，介雜的是憧憬與夢想。午夜的湖畔暢談，學生樓頂看山下的宿舍燈火，視現實爲一幕惹人的夜霧，一若煩人的蛙鳴，只聽得聲來的方向，卻了無蛙的踪影，現實始終是一顆蒸化了必歸來的露珠呵！

每天著一身長袖皮鞋，急趕一個早餐是爲了一個怕遲到的早課。凝神的聆聽，嚼隔夜麵包的硬澀，但必須嚥下那塊因水而漲的口音。一手的追逐是在單綫活頁上進行，狠吞抑或虎嚥，在英漢大辭典中枯讀政治與社會心理學，也曾立下了撥雲尋月的決心。不甘寂靜的性格，也曾幾何時潛進了本馴的因子，除了游泳或往野外跑，來來去去總是那六匹馬與羊。

如是方程式的起居遂在同房友人慢慢的被癌細胞侵蝕下分解。原以爲是患了年輕人的時代病：課業、家事、女朋友、前途……一切未然，最後的事實使我驚悚於一個每日生活一起的友伴的精神變化是在我自己的解釋下存在。當癌細胞已全軍入侵友人的神經中樞時，我仍懵懂的在板橋醫院喋喋不休地與醫生爭執。錯覺、錯覺、錯覺終在一個星期天友人大哥的來電中化爲烏有。

我們是在大芭窑一座圓形的組屋廊梯口見面：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眞的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從始至終這便是一個秘密呵！

白雲依山，蘆草莽莽，友人終於在白床單上走向他的原屬，除了父母白髮的淚，死亡在蔡厝港政府墳場隨着送殯人下山的笑聲，在我的游思中化落葉飄飄，一坯黃土，風雨陽光後是苔青，死亡，你也許只是個過客。

不管你要我怎樣解釋，逝去的友人下山夜訪，不管你要我怎樣解釋，逝去的友人眞的下山夜訪，在夢中約我在居高儒林的圖書館中文書庫中晤面。

是在相熟且是陌生的書架間，呵友人友人，你瘦了瘦了，再添一臉憨態，果眞是你嗎？友人，那個國度歸來的友人哪！

一身冷汗裏我醒來，月剛好步過我窗口外的樹梢，淡而無雲，我想起犬向月吠的傳奇，記憶爲我蓋一個無眠被。禮拜天，和一同學携了香冥衣裳，在友人安憩的觀音堂前焚行一個夢中的諾言。

如果你不相信，我還是要告訴你，逝去的友人再度下山夜訪，伸手握謝，果眞接到我焚寄的香冥衣裳。再度冷汗裏醒來，天星無月，室內只迴旋一個答案的淒迷……

如果你相信，我還是會告訴你。

●

第一次嚐到警察搜身的滋味：兩手丫字擧起，翹着庇股讓人抓身摸褲袋，再也不是一個爲怕一個遲到的早課而趕早餐的學生了。喜歡騎着鐵馬走顛簸的石泥路，與鄉村的野狗追逐，在一身冷汗裏和同學附在行政紅樓後門聽鬼話，叮咚咚咚，是還生的古董走出橱櫃，走出

古畫，伊呀伊呀，在打架呀！只是咱們急喘的呼吸？想起一年級時那副斯文相，才覺得不如逃逃課，穿件不用洗的廉價牛仔拖鞋來得嘻哈暢快。

最後的決定是去忘記有功課要做，有指定參考書要讀，有報告要趕的長假。選擇到盲人協會去，不是爲社會心理學課程，而是一朵未名的小浪花的驅使。第一次驚奇於一位能耐的年青人花了一個早上指導一個盲小孩走熟一段一百碼的山坡路。他說：盲小孩有一天終會用他手中的第三隻眼睛走一段路，搭幾個站的巴士，回家，來盲協，再回家。

眞的別再去假裝聰明解釋別人怎麼生活。在盲協的工廠裏，上了年紀的老盲正用感覺的手去教導一個小伙子製籐器，另一個新來的都伏在一旁痛苦地抽泣着。他很快就會適應的。老盲胸有成竹地說。盲人作畫？我就未曾想過。他們的顏色是苦在心中。老盲說，眞的，你別再去假裝聰明解釋別人怎麼生活。一走入圖書館，就感覺到一股溢滿信心的熱流在一個空間裏流動着。那位長得健碩的圖書館管理員，摸着書架，向我們解釋圖書館的管書與管理系統，他也是一個盲者，用模字機打出了他的毅力。不要以憐憫的眼光看盲人，這位盲者說：歡迎你們的義務服務，去幫助那些值得同情的盲人，像幫助一個雙目明亮但值得同情的人一樣。

拿着一張名單，我依址到各地去尋訪一些老盲的下落，一些已過百歲，一些已死亡，一些的原住址已了無踪跡……不是忽略了他們，當我知道這些資料是十年前的時，我咆哮。這位慈藹的社會工作者，這位印度婦人耐心地向我解釋：我們能力有限，必須花更多的時間精力在新的一代。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年輕人的激情，收斂吧！我把一箱箱熱心商家捐送的水果箱撬開，丟掉大部份爛的，撿些稍爲可觀的當禮送。再撬開罐頭箱，唉，就是這樣，撿些較好的送去給那些孤立無援的。就是這樣，這是熱心人士送的呵！

最不能忘懷的是在那營火熊熊的夜晚，一位十歲的盲孩，把吉打平放在雙腿上，側着耳，不是彈古箏，他是在彈六弦琴，他唱起了歌……

起伏有致的掌聲中，我心海附和的浪湧，是那位盲人歌者 Stevie Wonder 的歌聲：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
Where there's hope for every one,
……

●

那時說要做便做了。一個星期上有四份一的課便算是好學生了。想起那節專播那卷聽不懂，但播了又播的老洋教授低沉瘖瘂聲音的 Counselling 錄音帶的輔導課，眞是滑稽好笑。

那位專用 Broken English 在課堂上撿剔華校生試卷中英文文法的講師，更叫人哭閻王。最精彩的一段，該是明天畢業考今天仍在那位博士的辦公室裏聽不知禍之將臨的三小時舌戰。

平靜書湖裏是逆潮，有人溺斃、退學、歡樂、迷失。曾經宿舍裏的漏夜辯論，聽聞一些友人爲一些本毋須解的癥結相向失色；或在情感的漩渦裏一去不返或回歸書的花朝。我并不惋惜不曾在課業中汲取養料。我只是一名行客，在葱綠的風景裏，撿拾一片青春雲彩，一片詩的葉子，貼在中華總商會的展覽室，貼在文學院第一講堂悠揚的歌聲中。

這純粹是屬於過癮的事。走上餐廳的學生講壇，不是鬥爭，握拳頭有時還是一種過癮的事。像那年背着包袱，一路北上，分訪小城小鎮，睡末流旅館想三十年代的上海，在麕集的車站聽一些憤怒的怨言……

這都只是一個過程，偶而抽一支煙的那種經驗。

捧着成績單上的兩集貓貓，我走盡第十八與第十座宿舍的長廊。我說，我畢業了，穿起禮袍回頭看新添仍掩不了蒼涼古剝的文學院，母親就站在我前面，微笑地看我拿着紅筒拍照，母親不知道，我不是盤桓湖上的蜻蜓，我只是飄山過海路經此地的一片雲彩。

(31-8-79)

朵朵浪花擊心岩

*璨 穎

●一個巨浪翻來，不諳水性的我在浪中掙扎。重重的危機冷冷佈滿全身，聲音在喉頭凍結。我努力着在水濕中睜開雙眼，尋覓浪上的一綫生機，即使是一葉輕舟、一柱浮木……

●瞇着眼，柔柔的燈光下妳黯然的身影在床前移來移去。一個轉身，妳着上來時的長裙，輕輕把提袋的拉鍊拉上。

如煙如霧的愁緒遂飄自妳的每個小動作，淺散了我夢魘中的餘悸；小室的氣氛倏地凝重起來。

我閉上眼睛，腦子卻清醒得猶如晨草尖的露滴。不自覺已匆匆步至快樂的盡頭，難免有依依的淡淡惆悵。然而，我們已不再是稚齡孩童，自不會爲那不算陌生的離愁而長嗟短嘆甚或濡濕絲中。

剛以一磅的小蛋糕慶祝了兩個二十歲女孩的生日，我們居然就成熟得能疊高枕頭並肩在床與紅磚牆間躺成一百三十五度的睡姿默默凝注天花板；一反昔日的無稽嬉鬧而認眞談起屬於這個年齡女孩的自尊與理想。敏感的我怎麽也忘不了妳若無其事地述說妳那則動人的愛情悲劇時眸中隱隱閃爍的晶瑩。

妳一定沒睡好！我猛地睜開眼，只見妳拉開木門踱入屋外的陽光。

我輕輕取開身上的披肩，溜下床，兩個「枕邊人」睡意猶濃。本來嘛，這是咬緊牙根踩了大半天腳車的後果。

屋外的妳正坐在欄杆上對着大海發呆。我走過去靜靜坐在妳身旁。不想說什麽，言語上的慰藉在此刻是多餘而失敗的，只要我能令妳覺得不寂寞、不孤獨就夠了，是不？

●忘了是那個傻瓜蛋說的，到了這兒，不游泳、不踩腳車、不放風箏，即有入寶山而空手回之慨。幸好我們都不屑那一套。我不懂得游泳、不懂得踩腳車、不懂得放風箏，我仍然可以在這兒渡個寫意的假日而無絲毫遺憾。

所以，那個黃昏，在約好天黑之前在我們那瑞士式的紅磚小屋前會合之後，她們推着腳車迎向和風，我們則携手赤足踏上一片綿綿的細沙。

正是潮退時候。岸灘上星散着被大海遺忘了的動植物的殘骸。這海灘沒有詩中的美，更沒有我想像中的瑩潔。

帶着些許失望和抱怨，我們遠遠拋開大群的弄潮人，坐在高高的岩石上，遠眺灰藍的天，灰藍的海；漸漸的，我的心也鍍上一層灰藍。

浪，無心地打在我腳下的岩石上，一次又一次激起朵朵的璀璨。我企圖自浪花中悟出些甚麽，而浪花無語，我竟不能在一個個迥異的構圖中審視出浪的祕密、海的偉大，就像我無法在心岩上擊開的浪花中捕到一個實在。

海風吹來，妳的聲音顫抖在風裏向着海洋申訴妳悽悽的心境。身旁，我伴着妳一起憑弔一段美麗的感情。我們輕輕哼起那首很有味道的歌，不覺恰恰吻合了我們此際的情懷……

藍色的海洋不平靜
我的心情
也像海浪一樣動亂
是愛是恨我不知道
夕陽西下，斷腸人
你爲何在天涯……

東海岸的黃昏沒有夕陽，而雲色卻越來越深。我們踏着來時的足印歸去。當雙腳拔出沙堆時，迎面兩個小黑點逐漸飛成兩部單車跌跌撞撞的向我們奔來，奔來……

●肩上挨了重重的一擊，回頭，兩張無憂的臉正衝着我們笑。

多數的存糧都報消了。最後，妳們好心地留下兩包鮮奶、四粒橙和一些午餐肉充作我一天的食糧。

來回收拾之際，那兩個嘴裏不住重覆着才學會的兩句歌：過去的事，眞是教我忘不了……

妳不斷苦笑着向她們搖頭，我窺見妳的心已縮成一團。

踏出小門，妳們向窗內的我含笑揮手。成長在妳含淚的笑意中滋生，付出的是無形的浪擊的代價。我們竟也灑脫得不說一聲「再見」。

●紅磚小屋剩我一人盤膝在床上剝橙凝視長窗外的藍藍海洋。

心情出奇的平靜只感到不需要太多的陽光。於是起身拉上窗帘把自己與整個世界隔絕。

幾個小時後，我亦將離去。無奈的走出這不再屬於我的小小天地，卻走不出一波覆頂的浪。

走入戎裝

*董農政

春還沒來得及遊上枝頭，我就走入戎裝。簡單的包袱裝不下昨夜的月色，一顆閃很多光茫的晶瑩掉落唇邊。面對一張張善意的笑臉竟迸不出一句再見，任由軍車將他們留在歡送的樂聲裏。老早朋友就說集訓也只不過那麼一回事吧了，可是總覺得那是一種禁死一個春天的殘忍行爲。不禁探頭車外，回顧一列列隱藏幾許詩意的樹和一張張等待春天的訊息。還是灑脫點吧，在夜裏不能老是數星星，偶而看看天穹的凄沉，也是份內的事。又怎能說凄沉不是一種震撼人心的哲理。

昨夜還對妳說，這是男兒的義務，三個月像流水。日間如流水的車輛都睡入月色裏，偶而幾輛夜歸風一樣走過投下詫異的車後燈照出一片迷茫。

軍車跑的是昨夜的那條路，水在流風在走。

拉着妳的小手，我說將停止寫詩一個時期。風吹開妳的頭髮。營裏寫不了詩。一棵，一棵的樹，被踩在脚後。秒針由七點圈過八點跳上九點掃掉十點吞下十一點踏死十二點。

營裏早有幾批人在等着，大家都掛上一層陌生，心口一直上下着長官的呼喝。而我終於走進戎裝；終要在夜裏躺白色的床。腦裏跳出七八種色彩。一點了。

第二天，早餐吃新鮮的麵包，午餐吃刺激的咖哩，晚餐吃緊張的羊肉。

第三天屈指希望把日子拉近掌心。

第四天太陽悶得小草頭低低。

第五天開始大家一有空就翹女孩子在姆指上，再也不理走廊外風與月華的爭辯了。更沒有人去分辨遠處的明滅是漁火抑或螢火，也許是你窗前未眠的燈火飛紅的把思念藏進粉紅的信箋卻不知寄住何方而微微嘆息搖頭。每夜風總這樣撩我，他們都說我的家愁像柔佛海峽一樣討厭。其實海峽給我的震慄遠超他們能看不能游的埋怨。一陣風彷彿帶來對岸的喧吵，水流笑我穿戴不是春天的綠，樹揮手嘩嘩樹蔭不屬於自己。我舉槍瞄準，欲擊破，擊破些甚麼？天上白雲悠悠。

風聲水聲都沒有怨恨

唯我枯守溪流的獨奏

不用奇怪我把柔佛海峽比作溪流，地圖上，長堤下，流的不正是一條細細的小溪嗎？許多人都是這樣，駐足月外觀月，說月渺小，站在月裏，又說月大得悽涼。

而我嚮往營外哪一種春？只因營裏山山樹樹皆綠得冷，綠得枯槁。每一位長官都譜上嚴肅。尤其面對剛入營的毛小子，眞廣寒得很。可是苦樂綫一如水天般曖昧，營裏服從權力是當然的，而營外，服從是在黑蟻中找紅蟻。有時百思不得其解，難道說肩上一顆閃亮，就能令你唱歌給他解悶，即使是睡覺的時間到了。也許這是宇宙間的小定律。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想想，若世上無北海，鯤何以游，若海不遠，鵬何以扶搖九萬里。得消遙時且消遙。

偏偏營裏寫不了詩。眞不知道是怎麼熬過這些沒有詩的日子，夜完全屬於睡眠，夢裏不再有繆思。對付敵人最有效的是槍桿不是筆桿。沒有方娥眞沒有淡瑩，且記牢近身博鬬的招式吧。一顆子彈把古典

砰得開花，來佛把現代荷成很現實。來佛一點也不來佛，嗅不到周夢蝶的花魂，卻隱約有腥味傳自未來，再也不敢思索那裏有禪了。當軍令自馬西嶺傳下，一顆煙霧離地拋起，碰地一爆，迷濛了一行詩的前途。帶進來的那本鄭愁予一直睡在枕下，自那一次被發現夜讀而遭指責後，再沒膽露臉了。這實在是打江南走過的錯誤。誰了解守住一個諾言的焦急憂慮。

依舊是洪荒
帶進墓裏也還是
洪荒

對着風聲，對着水聲，只希望對岸一點螢火飛來，提昇戎裝內麻木的俗身，而風聲加上水聲，純得敏感不出甚麼來了。

荷槍。陽光。知道嗎，二年半。
而我非折了的蘆葦
恒河悲憫在年青之外

七九·一·九

燈河圖

*寒嘯

有一種人走後，日子便成傷離。我走過市聲，無意的把長街滙成江流，湧來所謂生活一些。（生活，絕不是止於欣賞的風景。）如果我說，我愛妳，妳會感到難堪嗎？

方轉過身去，林花就落雙肩風月的恩怨。情深處，我漸說漸紅的五官，柔腸寸斷。許多快樂的歌聲就扶搖直上扶搖直上。我的散髮，扶搖直上最落寞的苦澀，在黃昏，以垂淚的燭燃滅自己，風風雨雨的愁顏。

（綠衣人才走，水壺竟滿裝狼煙，湄公河澎湃的家破，數次襲擊，人亡，飛濺的是同我膚色的人的血。二胡爲我哽咽，千載血流的悲壯，自無奈何走出中原，胡塵滿地；家愁滿滿的鄉井，有一艘船，朝東，來自太陽昇起的方向；及岸，總有一隻豺狼匍伏，等待一輪狼嗥的圓月。無恥是我們無助的慣用語，爲受苦受難的漁人施捨一些慈悲。吉普賽人啊！無國籍的祖先，無根的飄泊，竟是一種傷口，永不痊癒。）

所以，我們是貧血的龍族，流浪是我們另一種無根的名詞。帶着古老的記憶，浪迹千里，記憶裏有滄桑斑爛的圖騰，在水聲四濺的海濱，裸裎祈告——用我肝膽，還我家園。

（來自水鄉必歸葬於水。一陣風濤，黃膚色的人的血淚灑遍江河。漁人何辜，殺人者皆須身死。詛咒有必要，武力亦何妨；拾起槍械，來自何處必歸回兩岸濤聲淙淙的水鄉。爲你昇起，圓月，還有浪花，傳說中的長河永流向東方。）

許我漫捲，世俗裏的一種軌跡；你走後，小黃花堅持地守約，在黎明，一齊落向清涼的草地。一陣風來了，一陣雨過去。你看，我手中長恨的劍，疾勁揮起，飛斬的卻是自己白衣悲憤的難熄。何時堅忍是我的血液，注入一些哀傷？年輕而易逝，歲月且如此無言?!

若來年，駁紅之後
我小小的榴綠
也能茁長
一些爲雨，一些成風
舞臂爲林

之後，許多歌聲傷逝于風中。我的面目不是草色的青春綠意正濃；在日子裏，流入流出，流出流入一些壯語一些謊言。（苦的是母親，千丈髮白的辛酸，在落日的山崗，爲我牽掛祝福。）許多快樂不在于狂舞，悲哀也不是死亡。我的形象因此潦倒，就此成型一朵小小黃色的肺結菌，咳嗽江湖。

——請不要給我叮嚀，思念是一枚貝殼，我把它還給大海。爲我舉杯呵楊柳岸，曉風殘月，我的風塵雙袖，我的豐年正盛。我已歌過黃昏紅紅的殘照，請你稍息，帶來一則瀟湘夜雨，路歧人掌拍江河的典故罷。兩岸潮生。

兩岸潮生。燈河放亮。給我輕歌，還我歡笑；分一些快樂和幸福給多悲憤的漁人。一些風塵和細雨，難塡衆恨，燈海刹那齊滅。若我是河兩岸的蘆葦，必爲妳合奏一季的蕭蕭。

遙遙的鼓聲，幕依然拉起，幕依然攏上；青衣上青衣下，花臉苦旦；燈滅的曲終，衆人欠身離去，一路用輕笑攙撻，小小的龍套是我黑暗的草原千里，一路暗下我的水袖年華。而星星，星星呢？

因此，及岸的不是我扯帆回歸的手青鋼的膚色，瓏珊的是自己，一路燈滅的瘡痍。而一路燈火，一路燈火依然；風火依然熱鬧的宣囂長長的風景，明滅的燈河圖。

許我走後，星星堅持的守約；我已歌過黃昏，清絕的暮色；請妳歌黎明——轉換的風景，恣狂如吾輩的傳統，不再水湄流淚，永遠無依。

（——既沒有根我能說甚麼呢？我和日子相視，在暮色；拍起一支歌。）

咖啡的眸色

*瀟鬱霖

天總是那一抹一抹灰灰藍藍，予人一種空空曠曠的感覺。

那一年，天年輕得渾沌，晶晶瑩瑩的星子是天的眼睛，黑夜裏狡黠地閃着……那一年，呵，那一年很安全的低空下，她老愛往嬤嬤的臂彎裏縮，在黑綢褲藍底白白碎花間偷偷窺取星光下一點新奇恐懼。

嬤嬤坐在矮櫈上，嬤嬤把竹葉凹一個洞，灑把米，灑把肉，用繩子綁一圈，再綁一圈。嬤嬤的兩眉間竟凝住一顆水珠，晶晶瑩瑩滑滑溜溜。托着腮她想水珠兒爲甚麽不落下。嬤嬤是觀音菩薩，水珠兒是菩薩的硃砂印。她呢？她是髮束兩髻的紅孩兒，腳踏火輪呼嘯過天際。呼嘯過天際於那一年。

舉杯。一股熱熱甜甜的氣流從口腔直下食道，然後再下那豆瓣形囊子裏。昏暗燈光下，杯子裏依然閃耀着深紅一片。葡萄？是葡萄嗎？神經質地將眸貼緊於那片圓滑冷冷的玻璃上，眼眶裏頓時翻騰着暗紅一片，如剎那間從血管迸發出時一般。

怎麽會是葡萄？那麽紅。那麽暗。那麽濁。

又憶起嬤嬤。嬤嬤把竹葉凹一個洞，灑把米，灑把肉，用繩子綁一圈，再綁一圈，顆顆三角形在掙扎。白白黏黏的糯米間滲出絲絲暗紅，嬤嬤兩掌，溢滿紅光。而黑綢褲藍底碎花外的星空，卻是這般冷冷森森，一如郊外墓碑的眸色。

一股嘔心。

跟跟蹌蹌，她推開人群，推開喧鬧的人聲樂聲。背靠在門上，一種屬於昏黃以外的光刺得她睜不開眼。

當目光接觸到鏡子的一剎那，疑惑竟也從鏡光中反射入眼裏直落心坎。撫摸着臉龐，輕輕緩緩。鏡光中的眼圈瘀黑，瞳孔呆滯，而那猩紅乾裂的大嘴卻誇張地突出，擴大，企圖蓋下那眼，那鼻。驚惶之餘卻又瞥見那舉起之手臂，肥胖蒼白，顆顆三角形蒙太奇地浮起，白白的糯米間滲出血絲，暗紅暗紅……三角形掙扎地攀上她蒼白的手臂，血絲如蛇般蜿蜒蜿蜒蜿蜒……。

驚叫。

她衝出浴廁。喘氣。黃黃光暈下，人影依然紛繁，依然重疊。台上歌手低吟：

（早安！逝世的昨晨，
當你於晨醒來時，
時光已逐滑走，
兀然，往事難以追尋，
而你，只留下美麗的回憶，
你可記得？可記得？
……）

一種突醒後的茫然與驚悸的餘響皆化在那團團煙霧之中。吸了一口，再徐徐玩弄似地噴出，她有一種偉大的感覺。

隔座的女孩不知怎的個個笑得扭動着身軀，鬆鬆的髮向後揚成放蕩。她蔑視地瞪了一眼，隨即又奇異於自己的舉動。蔑視，蔑視？有甚麼權力？

打開粉盒，撲了撲粉。臉龐上的化學品如隔座的女孩們一般濃，但她知道她不似她們。就如盪在長長烏節路上的新潮女郎不似牛車水白沙浮加東購物中心的新潮女郎一般。

又一團像霧又像花的氣體盛開於空中。

她重重地哼了一聲鼻音。新潮得高級又如何，還不是一樣沉淪、墮落。其實，她也不明白自己是否眞的是所謂沉淪、墮落，反正人家這樣說就是了。若是沉淪墮落又如何？只是，令她不安的是傑。

呵，傑，好遙遠好遙遠遙遠呵。

每天晚上，她總是神經質地把身子又洗又擦又搽上厚厚的爽身粉，躺在床上想傑，發誓着明天不再上班。然而，明天，明天傑又是好遠好遠了。時間一到，她又是盛裝地踏着高跟鞋，蹬蹬蹬地推開這厚厚的玻璃門。

她也曾想過死。但是又不甘願就這樣死，起碼要寫一封遺書，但是寫遺書太累了！現在她也想死，只是提不出行動來自殺，太累了！

側過頭。角落裏一對眼睛在黃澄澄的液體後向她微笑。灰灰藍藍的，很熟悉。像傑。

媚笑。黛安娜。

尊。露出白白的牙齒。

尊？外國人的名字都是這般土，只有傑，傑。

傑的眼睛灰藍得邪門，金黃的頭髮微微鬆着輕輕掃過前額。傑的

鼻子很希臘，而嘴唇卻淡淡薄薄，像沒有。就因爲淡得像沒有，所以往後的日子裏總是那麽留意。傑明明擁有一個孩子臉，卻老愛在講台上把它繃得緊緊。上傑的課時她總害怕得發抖，傑不像其他教授那麽隨和，卻一臉冷峻。她英文不好，抄不下筆記，看到傑又發抖，每一次上課，她總是躲在最後一排的角落頭。然而，最後一排太高了，反而引起了傑的注意。傑說她像小仙女。那時，她留着長長直直的頭髮，穿着格子裙平底鞋，抱着書本，自己也知道她那時像——小仙女。

黃澄澄的液體冒着氣泡，一股辛辣的感覺摧得她的心要爆炸，就像在九月裏的校園一般。傑摟着她說等我等我等我。

藍眼睛在笑。藍藍中帶點灰的色彩，像傑。

似乎已經離開那個昏黃的世界。

彷彿有風，她聞到菸草的味道，臉龐似乎有甚麽東西被刺得痛痛的，她想坐起來，卻是那麽累。張眼，紅綠橙黃在閃爍跳動，跳動閃爍。突然，色彩皆成煙霧，陽光暖暖地灑下，沙灘上銀光點點，加利福尼亞的沙灘上，傑向她飛奔。近了，近了，傑寬闊的肩膀越來越近了。傑。傑。那藍藍灰灰的眼睛在閃閃爍爍，傑。

如在海中被波浪沖擊一般，她暈蕩蕩。剎時，陽光不見。沙灘不見。傑不見。她落入海中，海水怎麽如此黑黑黑黑，像咖啡。每天清晨她喝的苦澀咖啡。

海這麽黑，她怎麽泗得過？很驚慌，她想哭。

黑暗中，有白白的東西在蠕動，顆顆三角形在掙扎，猙獰。糯米間滲出血絲。那個腳踏火輪呼嘯過天際的孩子，那個長長直直頭髮格子裙的女孩，遠了，遠了。

這麽黑，她不見嬤嬤，不見傑。呵，九月涼涼的風，傑摟着她，傑闊闊的肩膀，藍灰灰的眼睛。傑。傑……

螺情

*秋思

一隻俊挺的鷗展無比自信之姿沖霄而去。

白雲下淺灘中恆有一枚蟄居於螺旋天地裏的海螺，在幽冷中兀自憔悴。

囂張的浪沫不曾停息過惡意的挑釁；她唯有愴惶無奈的一再把綿綿無骨的肉身深深藏縮，在怯懦自卑中默數每一輪旭日斜陽的浮昇沉沒，一如她寞寞點算自己日益消瘦的生命而始終未曾閃動一絲叛逆的意念。

儘管鷗的形象偶而也會飛掠她狹隘的天窗，然而，在安於背誦大海的每一首情詩後，她再也不能熟讀鷗的心情……

* * *

無須回首，神父般慈愛聖潔的臉譜已然幻化爲詭祕猙獰之容於喃喃祈禱間揚起流言紛紛汚染她一身的白。

一絲冷酷慘澹的笑意自她嘴角冷冷泛起。

她早已是遍身罪孽，滿手血腥。一個無知被利用的幫兇的狼藉聲名如漫天花雨飄落在她髮際額際，匆匆逐走一個多夢的年齡。

宣判後，她已不是她。

扭曲了的心靈只有隨着日月的步履邁向畸形。一切的「莫須有」已不過是多餘的綴飾，落入心湖也驚不起波瀾。

把一個上午如陽光般輕灑於珊頓道上茂密的樓林間。一縷無依的遊魂飄飄盪盪冷眼神經質的車流人潮喪失理性地奔逐各個虛無的希望而抿嘴窃笑。

由大街折入小巷，由小巷轉進大街本就沒甚麽兩樣。麻木的雙腳、麻木的心、麻木了一片繁麗的市景。她只有在輕佻的哨聲和浪語中捉捕到不太強烈的存在感；恰如那日她着一身刺目的紅無意識地跪在碑前合十一枝紅玫瑰藉此起彼落的快門扳動以滿足她一丁點可憐的虛榮。

直廊盡處，一根根長長的鐵枝豎在眼前阻住去路。白色木欄上書着血紅的「危險」散發冷冷的光。

這是警告呵！

人群由木欄邊快步繞過去。血紅的「危險」吐着陰冷的光。

她尾隨人群。血紅的「危險」一步步在她眼前擴大擴大擴大擴大擴大……巍巍的地基動搖了，成排的鐵枝直直倒過來，壓塌了白木欄，有一根鐵枝正正刺穿她的胸膛。她隨着鐵枝躺下去，鮮血由創口汩汩湧流汩汩湧流……她急急低頭，瞥見胸前白衣閃耀着一片嫣紅，她快意地合上雙眼。從此，她不是飛鳴不是海螺不是海螺不是……

當陽光的氣息甦醒她迷惘的心志，血紅的「危險」已隱沒在某座保險大廈的轉角處。她吁了一口氣，快步擠上了一輛開赴她約會地點的巴士。時鐘樓上的長短針交疊在　。

一個怯怯弱弱的女孩也有想飛的念頭？她禁不住笑出聲來卻遮掩不了笑聲底下的自卑與慌亂。

女孩侃侃而談，冷靜中流漾着無盡的信心與嚮往。

那是生活！我要親手點起火炬去燃紅天邊那一朵屬於我的雲。

想過妳將付出的代價嗎？她還企圖動搖她的意志鎮靜自己開始顫慄的心。

生活是必須代價的！女孩眸裏閃爍動人的靈光。豐富的內心世界必遠超於一切的代價。

她輕喟，帶着憐憫；妳永遠是母親懷裏的孩子。

她慢慢點着頭，自嘲的附和一下一下觸痛了她創傷纍纍的自尊。

金劍已是塵土中期待發掘的古物；母親的愛是一條長長的鏈，牢牢拴住一顆欲飛的心。

她用腳在沙上寫着深沉。令人心酸的眼神直直似欲洞穿睫下一道既定的軌跡——偶而的風雨，太多的平寂，是她的抉擇。

無數的足印交疊着足印交疊成的路，漫漫延向一個茫然的未知。

許多人走過去了，身後還會有許多人跟上來。她知道她不可能脫出軌外，只因她未及掀動一絲異念即已被簇擁着披枷上路。

正想着被肯定的是不是一個錯誤，她已然錯愕在一壁絕崖上；廻首間，不見來時路。

她遂墮入另一個無極的空茫。只見希冀的雙手在虛無中揮舞卻怎麽也攀不到不遠處一片絕倫的風景。

她急急垂下兩行清淚。

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在風裏呼嘯：

絕倫的風景，只屬於飛鷗，不屬於海螺、不屬於海螺！……

鷗飛逝後，長灘在夕陽下默默地散發幾分原始的蒼涼。

一枚海螺的命運就這樣被固定在幽幽的淺水中，枕着黃昏消沉、消沉……

雨緣

*艾宜

不是在雨中相遇卻讓雨繫成我們的緣份，是謂雨緣。

因每回的會面，不是在雨中渡過便是先讓雨奏起她的序曲然後於天晴朗時，風兒陣陣吹送下開始我們那如詩如畫的心靈交流。或者，在見面後，電光一閃，隨即爲我們繪上一幅雨景，讓花傘旋開也旋開起我們的驚與喜。

就是這樣，一年來的會面，皆與雨脫離不了關係。每每在見面時，妳都會對我說一則屬於妳我的雨之緣。

於是，常常有這樣的感覺：妳在我的生命過程中佔有一定的份量。妳當會熟記我們曾經塑造過共同的理想，指向共同的航處且在尋找一盞照明燈。當世上許許多多與我們同齡的女孩們已把手臂揷入身邊人的臂彎時，我們仍幼稚的傻氣的直呼女孩女孩，似乎是永遠也不會沾惹上任何感情的糾紛，永遠也不知道時間是成長的見証。

只是，何時？何時，妳再不會重視我的過去，我的現在，我的將來？

人說若是有聚必有散，則不若不聚。我卻說若是不聚，則何來歡愉何來難忘？

而今，我是深深品茗到聚之歡卻也嘗盡散之悲。僅僅是妳，便讓我絞盡腦汁欲使自己能六根清靜能四大皆空，然後枯坐菩提樹下與吾佛共騁馳並遨遊。如是坐禪悟道。

然而有人對我說，世人皆逃不了情這一關，不論是友情，親情或愛情。且佛若無情，何須普渡芸芸衆生？

佛若無情，何須普渡衆生？

本爲一介凡夫的我始驚覺看破紅塵仍不是斷情的方法；既不能在菩提樹下雙腳交疊雙掌合上，更難論與吾佛共涅槃。

只是，一紙未圓的記憶無法燒盡我的情意。（而若能焚盡，焚燒深處，灰燼又在哪裏？）

未圓的記憶外，是誰人在採詩是何人在擷詞？

雨中，我將立一姿的毅然，以準備在失去妳之後我仍能勇向前路。（前路是否已渺渺？）

妳在我的二十誕辰寫上：

別告訴我
妳是黃昏
只醉我
一弧落日
昨日雨中的盟約
雪山採蓮的心愿
是哪一顆紅豆的明艷

倘若我爲黃昏，將不可能會醉妳一弧落日。妳必深知黃昏雖美卻是一剎那的。我但愿我是太陽，能爲妳射照光芒千千萬萬，讓妳一直感覺到溫暖。

但肯定的，再過幾年或者幾個月，我們將會往兩條不同的方向恆去，斯時我不禁會自問：分離是否會在雨中？而讓我們皆能醉在其中也悟在其中。然後，浩氣盪盪，往可

能不是自己情愿自己選擇的方向航行。而小舟泛水處，將記憶蹂躪成一朵昨日的黃花，隨流水飄去不知向。

而當妳也吝於給我一紙紙的心語時，那雨中的盟約，那雪山採蓮的心愿，那一顆紅豆的明艷皆將完完全全的隨時光之溜逝化淡然。

只恨呵只恨我仍有情，仍不能在心中冷漠。冷漠是妳我的救星卻也是一座永恆的尅星。

該來的終歸會來。最近，妳常常這樣對我說。我懷疑。該來的若不會來過，妳說，妳將如何去探討我那充盈失望幾乎絕望的心情？

若妳已如妳所說的沒有時間爲我傾盡滿紙滿句的心曲，那只因妳有妳的環境妳有妳的俗事而我也這般，試想：白色的約會又是否能舞至永恆？

古遠的傳說煽動了我；傳說沒有永恆的傳說。但是，面對妳，我需要永恆來表示妳我之友情與他人不同，就如妳說妳要有強烈的自尊與自信。

葬我於黃土裏的百年後，我墓碑的方向能否如妳所言的永是面向海洋？（而海洋仍在我的視綫所能及的範圍外呵。）

遂是我的雙掌推開，我的掌紋仍亂——亂成一記深不可測的命運。

風中，一弧影開始瘦削的立成寂寞與虛空，或許正等待着妳那瞭亮的歌聲爲她牽來一束「勿忘我」。那她則能勿忘在千萬年後的白色之約仍是絢爛如蝶之翅色，且翩起一個傳誦世代令人嘆服的友情故事。

只是，當地在人生道路蹀躞着，她唯恐那隻蝶會有蝶變。

而雨緣是否又已幾番滄桑幾回風雲？

道地的新加坡藝術

——黃益惠和他的紙刻藝術

*金雨田

幼時畫連環圖紅公仔，升上中學後，自習油畫與岑迪畫。進入雲南園後，在就讀榮譽班時，常在南洋商報完顏藉編的『咖啡座』副刊上欣賞到陳瑞獻的系列紙刻作品。對於這種本屬於廣告設計用途而轉爲藝術創造的媒介（ scraper board ），深感興趣。偶然在一位同學宿舍中得一小片紙刻板，刀筆一試，心血來潮，無可收止。黃益惠在沉緬於紙刻創作的半年多後，推出一個個展，不是展示他自習了九年的油畫與岑迪畫，而是偶試而得的紙刻。

黃益惠說：在藝術創作的領域裏，有時行千步之遙，仍摸不着一條路的方向，有時一轉身，顯現眼前的便是一面路標。但過去的脚印總是累積的經驗，我近半年多來醉心紙刻創作，并不意味我已摒棄自學了九年的油畫與岑迪畫，而是在這段個人生命的歷程中，我自以爲紙刻這門新藝術更能確切與直接地讓我刻下感受。

如作岑迪畫，黃益惠說：需布，染臘、着化學顏料，過程較複雜費時。而紙刻，它方便之處在於不受作畫空間的限制。一塊紙板是那麼巧小玲瓏，最大的不過是十八方寸，隨時可刻。工具呢！毫無限制，以筆刀、沙紙、針……只要能刮的工具皆可。

與植物結不解緣

黃益惠酷愛藝術，正如他喜愛生物一樣。今年廿五歲的他是南大生物系榮譽班畢業生。在他選讀生物時，他的老師丘才新博士就曾對他說：你將會從與自界然另一種生命的接觸中尋找到你創作的啓導。

在南大實驗農場，在幽黑的夜裏你可看到一個依時手把電筒的年青小子，那是在南大唸榮譽班時的黃益惠，他在研究胡姬的根在不同時間裏的功能變化，在那烈陽下的東海岸公園，你也可看到他，用尺量一棵樹的高矮，這是在工作中的黃益惠。讀書或工作，黃益惠與植物結有不解緣。這種緣使他在常與植物同呼吸中汲取了大自然給他的一種共生生命的感情，發乎創作，這股感情便轉化成了他藝術創作的原動力。

我作畫的取材與基本構思，都常與動物花草有關連，我對樹林尤有偏愛。黃益惠說：一朵花一棵樹一株草一禾稻，在我眼中不復只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外觀，從它們的皮層組織，生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理現象中，我感覺到他們已是一個與我有同等生命的大自然形體，一個複雜生物體系中的一份子。我在作畫時，這種感覺常油然而生，付生命於花草枝葉。

黃益惠的『自刻像』是刻細葉細莖代替線條的臉龐，與峻石土壤相連接，細膩刀下正是這份緣的流露。他的第一張紙刻：『回想』，便是刻一株擬人化的樹，太陽是腦，散發光輝，瞪向前方，落下的葉子在水平中飄動，過去與現在，相互交融。

紙刻是詩的語言

黃益惠紙刻作品展是新加坡第一個純紙刻展，何以定名爲『意會傳奇』呢？

意會是我的筆名，與我名字同音。「意會不可言傳」也是我的詩畫觀。黃益惠說：由於這次個展是由「樓出版社」籌辦的，他們要個主題，便爲我這個紙刻展定了這個名字。

黃益惠寫詩，但只是偶而戲作。他說：任何藝術媒介只是一個心靈外流的工具。我以紙刻作爲詩的語言比我用文字語言更能掌握。因爲我覺得一刮一削一磨一擦中，我的靈思常泉湧不斷，即興下刻常帶來神來之筆中。

生活在我周圍的是一羣詩人朋友，我常爲他們的詩作插圖。但我要有所感動時才能下刻，硬來只成糟。我喜歡詩，我想，每次讀詩時的感受都滙成了我下意識的潛流，每當有所觸動，我皆可隨心所欲，手依心走，作品完成時，已變成了我自個兒意念的自動表白。

『花魂』是黃益惠紙刻作品中受人讚賞的一幅：在黑白幽明襯托中的胡姬梢淡化出一隻隻飛逸而出的蝶……

「每一個蝴蝶都是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

黃益惠說：他的靈感是衍自張愛玲的這句名句，但在抓刀下刻時那股强烈的衝動卻圍繞着蝶與花在中國古詩畫中歷來不破的相屬關係，蝴蝶於我已非花的幽靈化身，而是花的生命實質，旺盛的精神。花香沁人鼻，花姿迷人眼，實乃蝴蝶振翼翩翩於人心。

自構的玄想世界

黃益惠的紙刻作品，以黑白居多，展出五十五幅，彩色十五幅。

人人皆可創作，黃益惠說：刻紙刻并沒有秘訣，唯有通過親身嘗試，才能從不斷實驗中自尋方法。我的紙刻作品集中於三個傾向：一是純以線條爲主；二是以點構成；三是應用沙紙造成的朦朧與隱晦效果。

對於未知的大地宇宙，像一般年青心靈一樣，黃益惠懷着一個自構的玄想世界。他的作品『智慧樹』最能代表他這份心思。在地球外看4份1的地球，遠處無壤，近處是接連而上的象牙，黃益惠說：萬象起自人們對未知的探索，必有一樣東西連續着宇宙全體。『生命的開始』是兩個人痛苦地頂着而呈裂痕的地球，有鉛垂萬重之感。這是一個苦難地球的詮釋？『一隻鳥一隻蛋』刻一隻架勢而臨的貓頭鷹與一隻自空而降的大蛋。『荒城』中，樹梢上月裏蛾是白樹枝上的蛾的映像。這些作品，襯托着的都是幾何面構圖的城牆城堡。

這是利用媒介，黃益惠說：用光暗幽異的對照來表現城堡，愈能顯出深度與神秘氣氛。『燈火廢墟』是黃益惠最具匠心的一幅力作。古戰場的蒼涼，是那一團團白閃的燈火，猶照如今。兩襲飄蕩的白衣經營得最引人。抽象而具像化的象徵最令人咀嚼。這種不爲實體所向是黃益惠作刻的偏好。

自創的上色紙刻

上色紙刻藝術是黃益惠自闢的一條藝術門徑。不若黑白紙刻那樣方便於即興與自動性的揮發，彩色紙刻當在一個構思後，方在白紙板上上色，在上色時必須控制不同顏色的滲透性，層層相疊，下刀時「力度」要巧到好處。

與黑白作品比較起來，黃益惠的彩色紙刻就顯得較具規律性，也收斂了黑白紙刻中那股奔放。

『月亮昇起時』的那一片黃的柔和；『異域』是作者自築的一個繽紛天地。「衝出土壤的那片連根葉子，令人感受到一股强而不烈的韌力，是一幅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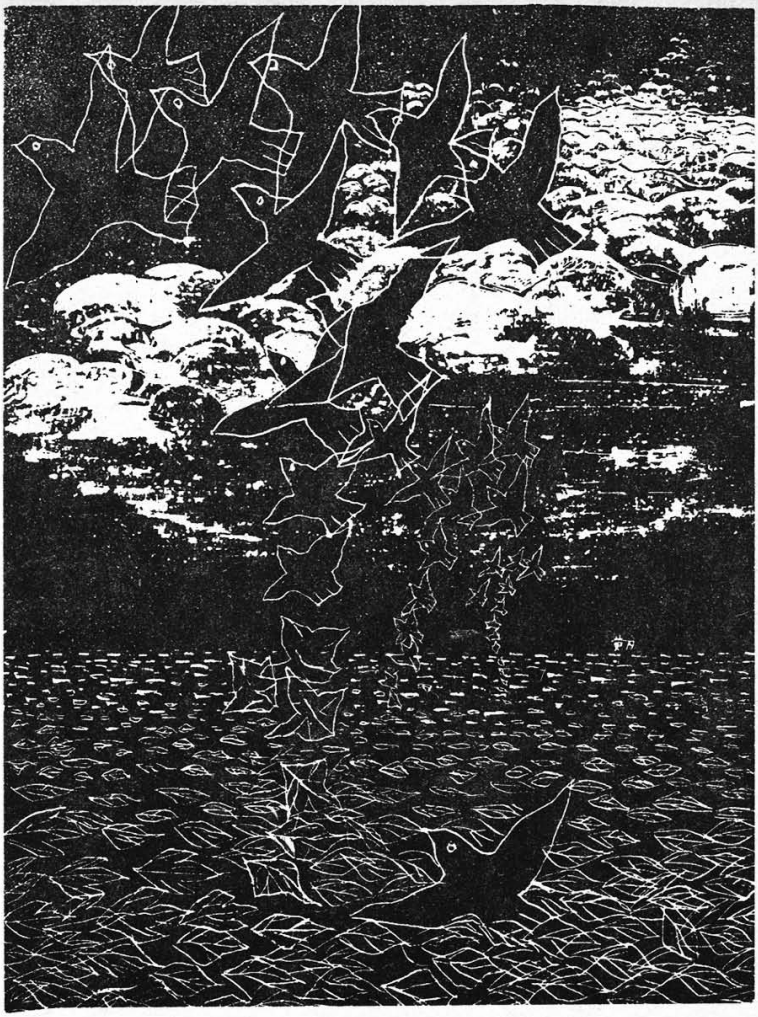
在中華總商會展覽室訪問了黃益惠，不得不爲他的多產咋舌。黃益惠說：剛離開南大時，賦閒數月，想和作便是每日事。

瀏覽一遍，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如『燈舞』、『玫瑰藍』及『原野』那樣力不從心的作品，但這些掩蓋不了這個年青人個展中流動着的那股新鮮空氣。

有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先生向我們走來，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與看到的紙刻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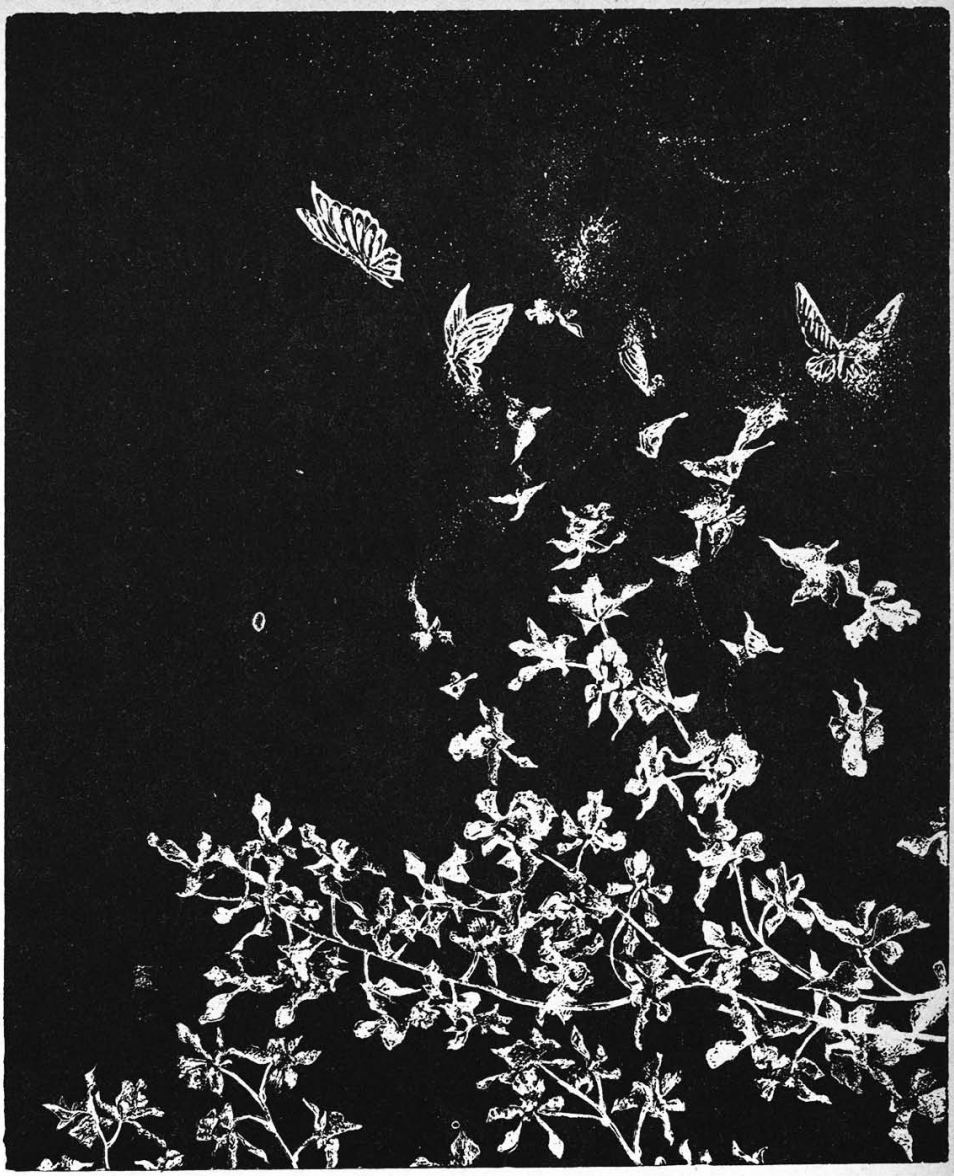
我代益惠回答：這是道地的新加坡藝術。

（轉載自民衆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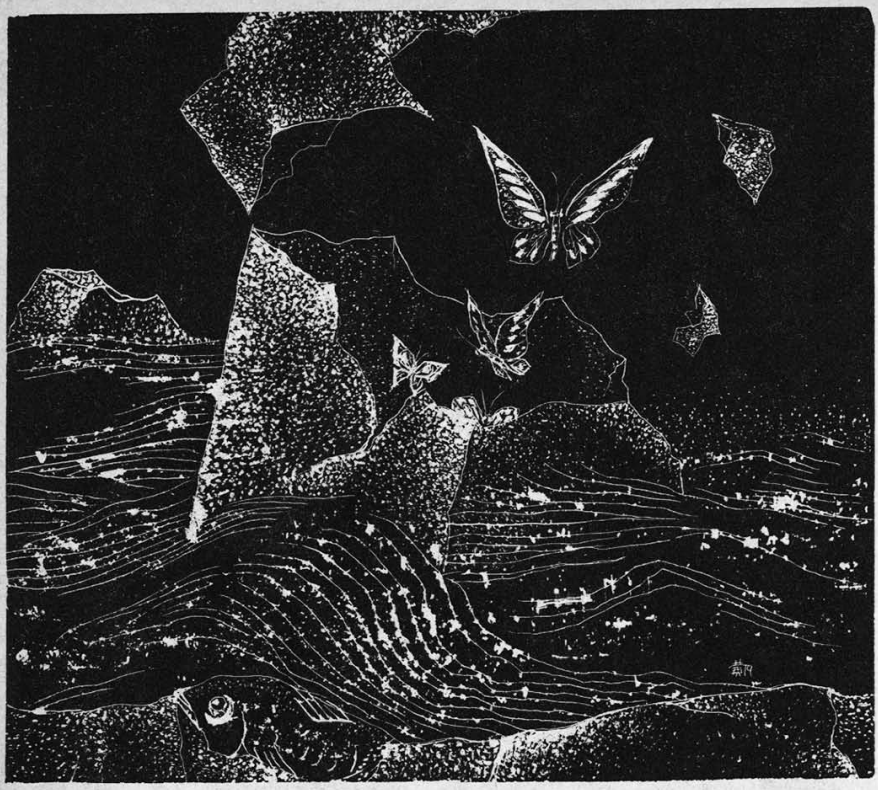


＊遷徙

*燈火廢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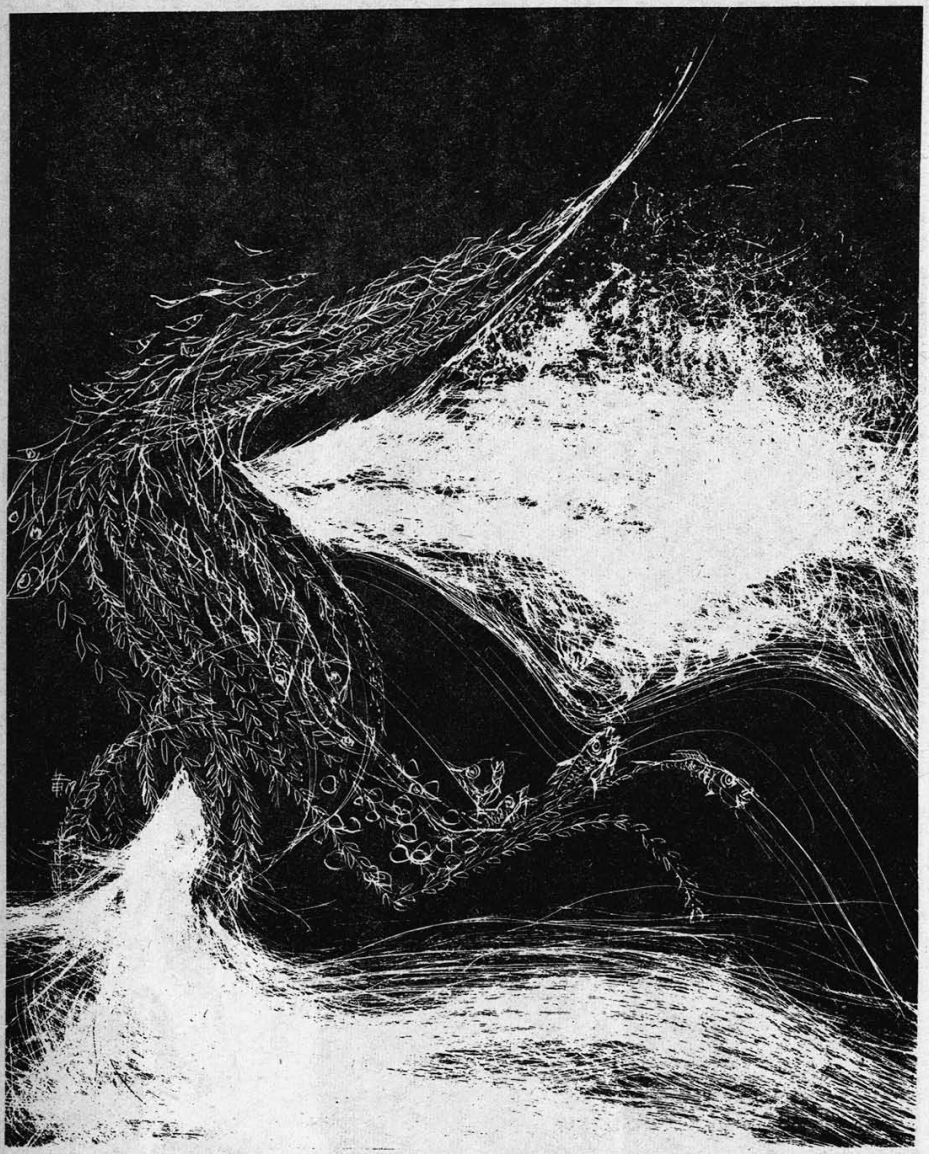


*花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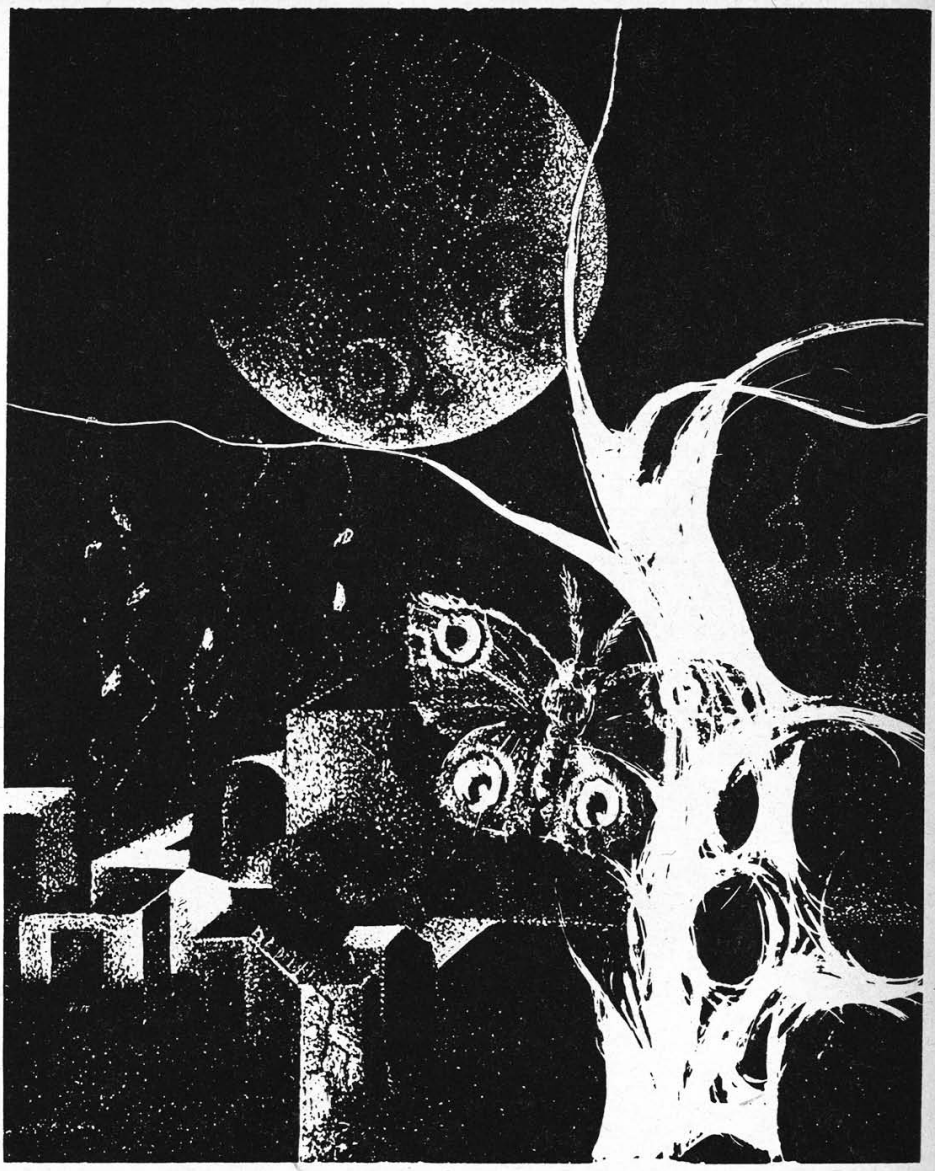


*從傳統到現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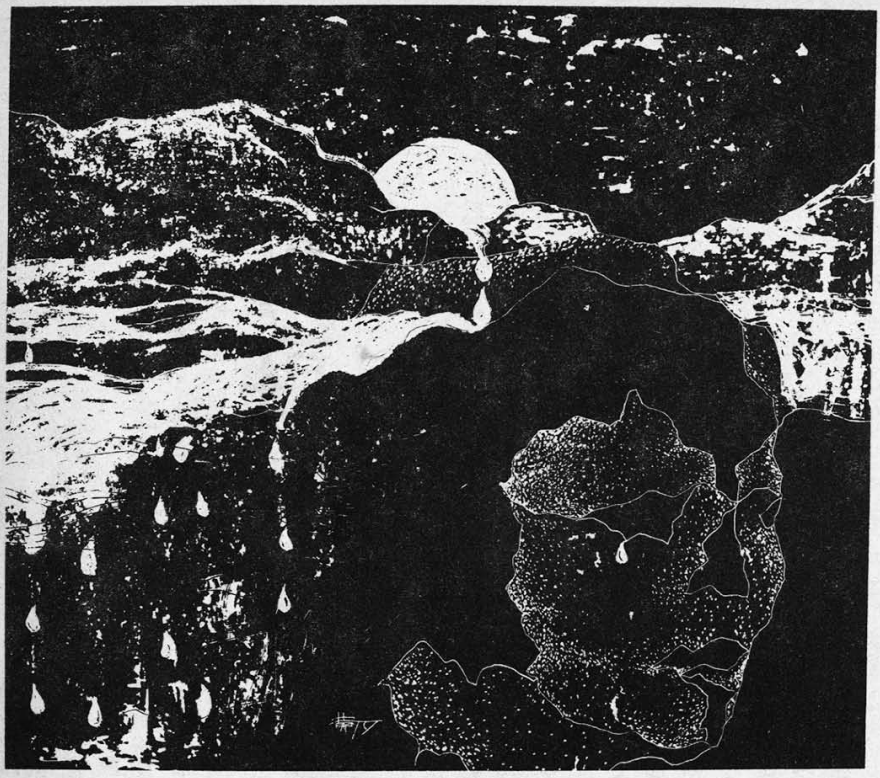
*回想



*魚夢



＊荒城



*藏景

哥哥的女兒

■■罕的小說

1

安谷大學的早晨。和風煦煦。

一個年輕人正踏過校園的草場，向文學院第一講堂趕去。他腋下夾了厚厚的筆記和課本，臉孔綴滿了汗珠。

（他非常年輕，非常的美。但是，在心靈上，他頓然陷入一種老年而且非常蒼老的狀態和領域裏。他把週遭的人，老的少的，比他早逝一千年或二千年的人們，地球上不論哪個角落的人們，都視爲他的兒女。）

講堂早已聚滿了學生，只剩下最後一排的空椅子。蘇曾夫站在講台上，默默的環視了一眼，他的眼睛映着遠蓮的眸子，她微紅着臉低下了頭。

好久一段時間的沉默，學生們開始鶯燕了起來。曾夫走到門口，把門叩上。一面走回講台，一面說：

「今天不教課。」底下一陣嘩然，「我來這兒一個多月，和同學們相處了一個多月，但對我的學生，一無所知，心裏過意不去。如果大家不願把我當成父親，就請把我當成你們的兄長。有甚麼私人難題，不妨大家提出來解決。」

學生們靜默一陣，又開始鶯鶯燕燕起來。

「知識上的交流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感情上的交流。甚麼人有甚麼問題，不怕告訴我。」

學生們是有一大把的問題的。譬如愛情糾紛，異性朋友的冷淡，經費的負担，家庭的磨擦等等，但要把對方當成父親或兄弟之類的談話，已跡近於匪徒的行爲了。但和這名年輕講師相處的一個多月來，學生們已發覺這名年輕人的怪異，因此，不得不用另一把尺寸來衡量他的談話。

「我們會有甚麼問題呢！」

大嗓子的說了。

室內靜默一陣。突然一個輕細的聲音，從一個角落發出來。

「講師，不妨把今年大考的考試題目告訴我們吧。」

全班哄堂起來。

「這也是我們唯一的問題。」那個聲音再說。從不知道哪個角落發出來。

蘇會夫也笑了起來。他的笑，壓倒了班上的哄笑，學生們肅靜下來，一張張的臉望着他。那個笑法，帶着新鮮的從未有過的意義。猶如黑深的山洞，照進了曙光。

「智力上的問題，絕不是同學們的難題。我覺得，情緒上的困惱，才是同學們眞正的絆腳石。」

他說得這麼明確，室內突然漂浮起一股感傷的氣氛。

他直直的走到窗口，打開一頁百葉窗，默默的望着底下多魯河起伏的河水。頭也不回，兩眼一直望着河面說：「如果怕把問題公開，可以私下來找我。」

「x 有經濟上的問題，講師曉得要怎麼做？」

「我需要調查過多少個有經費問題，才決定怎樣頒發支援費。」

哦？……好，就由 x 去調查，總結了人數，明後天逞交。

這一節課就過去，學生們患得患失的走出去。遠蓮走在人堆的後面。突然：「遠蓮君，請留步。」

遠蓮從未被人這麼叫過，她好奇的轉過頭來。年輕的講師依舊站在窗口那兒，他的聲音

低低的傳進她的耳裏彷彿是由夢裏面流進來似的。即使距離這麽遠，遠蓮還是感到他的身影發出從未有過的魅力。

「有事叫我？蘇老師。」

「嗯。」他只點了點頭，便沉默着。

一道陽光漏過百葉窗，照在他的臉上。遠蓮敏感的感到對方的困窘。講堂裏動盪着一種特異的寧靜的氣氛。

「沒甚麽了。遠蓮君，妳可以走了。」

「有事叫我，不怕告訴我，蘇老師。」遠蓮驅前幾步。

「嗯。」他點點頭。安靜的走過來幾步。停了會兒，他說：

「我想請遠蓮君充當我的模特兒。」

「模特兒？」遠蓮有趣的吭着稚嫩的聲音。

「很抱歉，遠蓮君。現在沒事了，妳可以走。」

也許對方被遠蓮稍稍提高的音調嚇退了，所以她憂慮的說：「不是這意思，老師。」思索會兒：「可是，甚麽模特兒之類的，我壓根兒不懂。」

「也不是要妳擺姿勢照像，只是想採用妳的樣兒，讓我彫一尊石像。」

「石像？要我？」她感到驚異。

「是的。」

「爲甚麽要造一尊石像？並且要我？」遠蓮雖然感到不該這樣問，還是問了。

「自從我第一天見到妳，我就準備爲妳造一尊像，不僅爲了我，也爲我妹妹。」

兩人走進寬暢的草坪，樹梢和建築物被陽光照得白白。和年輕的講師這樣的走着，遠蓮反而感到一種放心了的甚麽。在校園裏，她是出了名的，不忌別人眼光的女孩。

「要當年輕講師的模特兒，妳不怕被人議論嗎？」

「怕？人註定要在別人的議論中過日子的不是？」

「嗳。」年輕人微笑着點着頭。「來。」他拍了拍手，一隻剛飛過眼前的蝴蝶，在空中

折了個身，飛到他的肩膀上。棲息在他肩上的蝴蝶，看起來是脆弱的。

「老師是哪兒來的。」

「耶那耶。」

「耶那耶？」

「讀地理系的人不知道耶那耶？」

「知道。」遠蓮困窘起來。「只是奇怪那可是個安靜的地方。」

「非常荒涼之地。」

「嗄。人口少得出奇。」

「不錯。地方大人口少，到處去都彷彿是你的家一般。咦，妳究竟知道那個地方嗎？」

「太平洋的一個海島？」

「對。」

斜坡的柏油路旁，兩人坐在一座小涼亭裏。空氣潮濕而芳香，葉隙間滴漏的陽光，在路面上跳躍得非常烈急。

「老師還沒告訴我爲了甚麽要造石像。並且，也不曉得我是否答應了沒有。」遠蓮取出手巾，隨便地抹擦着即將掉下擱在腿上筆記的臉上汗珠，一面執拗而無心的說。

曾夫的眼光掃過來。那是從遙遠的對岸射過來的箭，遠蓮感到男性的襲擊。他扁了扁頭，轉過身去看腳底下翠綠的山谷。雲和微霧交織環繞的山峯，遠遠的拖曳成長長的丘陵綫。

遠蓮感到這名年輕人的眸子很怪，似乎無時無刻不在交替轉變爲各種顏色：黑、藍、綠，棕，灰。

曾夫依舊扁着頭。他已陷入回憶。

爲甚麽我要她爲我造一尊石像？因爲第一眼見到她的時候，我便被她怔住了。講台上的我，在看着講台下的我？或者講台下的我，正好玩的看着講說中的我？因爲我以爲她像極了我，那猶如一面鏡子映出來的兩個身影，不論外側或裏側的身影，都處於同一個個體的身影。僅因爲她是女的，所以我不得不把她劃入另一個不同的領域，永遠也不會使兩個個體同一體的不同的領域？

哦？不對，不對，因爲我首次見到她時，發覺她像極了我妹妹，被嚇了一跳，還以爲妹妹甚麽時候跑進來這所大學了？

不論她是另一個我之本身，或者她是我妹妹之本身，或者她像極了我，像極了我妹妹也好，這些都不是同一體同一性質的東西？

「是不是我像老師的緣故？」

「妳也這麽想？」

「許多人暗地裏這麽告訴我，我還以爲老師不知曉。」遠蓮的臉稍微紅了。

「這是奇蹟不是。」

「是啊。」遠蓮高興了起來。把他肩上的蝴蝶揑起來，輕輕一丟，蝴蝶乘着下垂的姿態，向山谷那兒飛去。

「可是，要造像的甚麽，不是很殘酷的事？」

「……？」

「石像的世界是冰冷冷的世界呢。」

「妳不願意啦。」

「不，不是的。……」她是不願意別人接觸到石像裏的自己吧。現實生活中的她，毫不顧慮別人的謠言，但，一旦變爲石像世界裏的自己，便不想別人去談論它吧。另一個我總是拒絕別人去理解的。況且，變爲石像裏面的人，她是否還願意活在現實的世界中？女孩子畏縮的心理總不願把女孩子畏縮的心理明白的說出來，遠蓮也不例外。「不是的。」她黯淡的說：「老師親手彫刻嗎？」

「我請人。」

「請好了沒。」

「還沒有。」

「我父親是彫刻師，您知道嗎？」

「更好。請他來嗎？」

「來。」遠蓮又取出手巾擦了擦額角，那個額角特別寬。「爲講師服務是我們的光榮與贖罪方式，不是？」

「父親爲妳彫過像嗎？」

「不曾。我父親近幾年來不再動手彫刻了。」

「爲甚麽？那不是很麻煩他？」

「不要緊的。」遠蓮的聲音變得很靜，甚至透散着幾許莊嚴。

「您要別人把您當成父親哥哥之類的話，是甚麽意思呢？」

「……。」

「這類話應該說出來嗎？」

「這算貫問吧。」

「就當成課餘的追問吧，請告訴我們。」

「到此爲止吧。」年輕人突然暗下了臉。不再出聲。

2

「守不住的淚珠兒喲，就快掉下來。噯……」

湯尼在唱她們家的山歌，一面起勁的唱着，一面在整理簿子。

「瞞不住的愛喲，就快燒起來。」

遠蓮不耐煩的轉過身去。同房的歌聲她已聽得慣了，但這一次卻感到那聲音裏面的甚麽衝擊着她。

外面已經是黃昏。肅穆的空氣顯得空虛。遠遠的一抹雲彩，光從它的內部透出來，那雲彩是金黃色的，看起來是掉不下來，盡是向哪一邊趕去似的。

而背空的深沉，背伏着某種使命般，把那空朗朗的天背，向它看不見的裏部吸了進去。

「米槍米槍粒的漢子喲，想不到那麽善良。噯噯喲……」

「湯尼。」遠蓮叫了起來。湯尼不理她。「湯尼。」

「噯噯喲……」

「發生了甚麼事了？湯尼。」

「替死者送行啊。」

「甚麼？」

「S死了。」

「S？誰啊？」遠蓮睜大了眼睛。

「電影明星啊。」

「……。」

「妳不感到悲傷，也該替我感到悲傷。」

「爲死去的人掉淚，不如爲活着的守着潮濕的眼睛吧。」

「甚麼，妳也有了活着的？他是誰。」

「別胡說。」遠蓮的臉紅了起來。

死去的人和活下來的人究竟有甚麼分別呢？

S的死，和她有甚麼關係？但他的死，不能不說和她沒有絲毫的關係吧。即使再遠的地震，免於受害的人也多少會感到它的震動吧。

遠蓮扁着頭胡思亂想，一面疊了紙飛機，朝窗口的小靈雀射去。小靈雀正在打瞌睡，突然感到強風襲來，趕緊伸了雙翼，飛躍而起。轉動了頭部，發現遠蓮站在窗口，情意綿綿的看牠。好啊，靈雀吱的一聲，向她攻去。遠蓮頭一縮，手向上伸出來一抓，險些就把牠捉住，靈雀再吱的一聲，返個身，飛回樹梢，高興的吱叫了幾聲。窗口上的臉，也由一張變爲兩張。

「別瞞人家了，究竟有沒有哪個幸運得可以，可愛又自願的活着的人？」

「傻瓜。」

「別言不由衷啦。他人好不好。」

「沒甚麼好不好的。」

「我是說他待妳可好。」

「好。」遠蓮臉頓然紅了起來。

「好就好啊。不然，可要勞累我招兵買馬。」

「沒那麽嚴重。」

「誰叫妳軟弱呢。」

遠蓮心動了。

總覺得自己心靈深處，壓抑不了屢屢湧起的悲哀之情，天然的，與生俱來的一種東西。毀滅與命運感。復仇與不可奈何的抵押。遠蓮和因果是靠得很近的一個人。

滿腦子都是曾夫浮遊着的影子與側面。細的大的，原來的變形的，單色的七彩的。那個陰影，龐大得足夠搭個營幕，可以讓她睡上一整年的覺。

雖是這樣，她不可免地觸到對方的冷漠。說冷漠不對嗎，在他的影子堆裏，總有種不需依賴情感而能活下去的成份。遠蓮稍微憤怒，但也覺得自己裏面，也有不需情感而能活下去的成份。說來說去，遠蓮和他的相似度，是不可逃避的一件事情。要逃他，就像要逃自己一般。同樣是模稜兩可的事，同樣是已經發生的事。

「在他面前，可不能這麽的一個樣。」

「甚麽這麽的一個樣？」

「就是說不能軟弱的這一點，傻瓜。」

太陽正在沉沒。在光反射出來的山峯之背後，光的海還是那麽的鮮明。

看着來來去去跑步的學生，兩個人也感到肚餓的需要吃東西了。

……。

晚飯後，照例到多魯河河岸漫步。兩人手牽手，肩偎肩地走着。

「妳知道嗎，妳在給一個人當模特兒？」

這種稀裏奇怪的問法，逗得遠蓮笑了起來。

「是啊。妳也知道。」

「想不到竟不告訴我。」

遠蓮感到這種秘密似的事情的樂趣。

「有那麽一回事嗎？」湯尼突然跳開，望着她問。

「甚麽那麽一回事？」

「沒有就好啦。」

「究竟甚麽是那麽一回事？」

湯尼卻閉起嘴不肯再說。遠蓮一直追問下去，她硬是不肯講。對於遠蓮，現代少女具有的知識她不清不楚。彷彿只有她，才曉得那種隸屬於人類的孤單的悲情。

她默默地俯在橋欄上。鼻子以上的部份，籠罩在霧裏一般的蓄着滿滿的哀傷，那雙眸子的裏頭，流動着悲哀欲哭的琴音。她久久地站着，一動也不動，眼睛注視着遙遠的盡頭的地平綫，正是白茫茫的黑暗之光，從長長的遠處，迅速地傳來它幽深的寂靜的哀傷。

湯尼也俯在橋欄上，低着頭望着湍急的河水。水面閃爍着細碎的燈光之倒影。

「我們回去嗎？」

「……。」

「還是回去吧。」湯尼幾乎在取笑了。

她依舊不願動一動。那眸光裏沉靜的悲傷，一點也不會消退似的。湯尼悶悶地在橋上來回地走着，始終無法知道甚麽地方得罪了她。

「累嗎？」

「有一點。」

「那麽，我們回去。」

「再待一會兒吧。」

「哦。」曾夫感到少女的稚氣。月光雖淡，卻把他們的身影，勾劃的清清楚楚，路過者絕不會誤以爲是兩隻彫像，雖然他們偶而會感到自己好像已變成了彫像。心情上的沉重，不像一般從事相同的工作者那麽輕鬆。大概考期將近的緣故，彫像的進度很慢，幾個月來，只彫好三分之一。

「父親年紀這麽大了，還叫他出來彫像，眞放心不下。」曾夫這麽說。

「哪裏，父親的年紀大了，爲老師彫得這麽慢，才過意不去。」遠蓮卻這麽說。

使兩人的想法微微地發生背離的，大概也使兩人的命運之流朝向不同的方向流去吧。有時曾夫感到的孤獨，又是和彫像的孤獨無法合一的。如能和彫像合一，那麽，和現實裏的活的彫像之間，是否會因此引起更大的誤會？誤會和責難，好像一個人永遠也不能從這些籠牢裏逃出去似的。

一陣風吹來。遠蓮理了理垂下的髮絲，露出了寬寬的額角，月兒在那上面撒了幾滴光茫，使那額角迸出魅人的光彩。曾夫也注意到那額角，遠蓮也注意到了，趕緊把髮絲弄鬆垂下來，幾乎要碰到眼睛了，她困難的轉動了頭，就把臉俯下去照在月色點點的河面上。

「額角寬不是甚麽好事。」

「是嗎？別人也這麽說。」遠蓮氣了起來。

「大概不會快樂吧。」

「那又有甚麽要緊。」

「快樂不快樂不重要？」

「事情不是這樣的。」遠蓮開始頂嘴了：「看了不爽眼才眞。」

「那兒生出來的話呢？」停了會兒，他說：「女孩子太懂事總是不對勁的。」

「老師也那麽想？」

「……。」

「這是不公平的。」遠蓮莊嚴的說。

年輕人笑了起來，不過不是反對的笑聲。

「講師是不會懼怕女孩子的寬額角的。」遠蓮心裏這麽想，但沒說出口。總覺得這裏頭隱藏了幾許曖昧的抱怨和弄不清的情緒。

「遠蓮住哪裏。」

「砂山。」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砂山吶。」

「那可是非常寂寞之地。」

「不，一點也不。」

「很僻靜的。」

「以前是，現在開了小鎮，說不上熱鬧，人的氣息，總比自然的氣息濃。」

「很可惜的。」

「我不比先生幸運，曉得那麼多珍貴的氣息。」

「……。」

「先生是一個人住嗎？」

「甚麼？」

「在耶那耶，先生是一個人住是嗎？」

曾夫不懂她在問甚麼，只好含糊地說：「我父親很早就去世，我和妹妹兩個由祖父養大，幾年前，我祖父和妹妹相繼去世，所以，我才跑了出來。想離開耶那耶。」

「然後呢？一面工作一面讀書。」

「不，我祖父遺下一筆龐大的財產給我，我不用担心經費的負担。」

「哦？」遠蓮微微地笑着。

「後來，財產也掉了，我才決定教書。」

「爲甚麼？」

「那是筆走私弄來的錢，我沒有理由收藏。」

「走私？」

「我祖父曾走了幾趟的私。……。算起來，我也是半個歹徒了。」

「半個總比一個強。」遠蓮想挖苦他。

「和壞人在一起，妳不怕？」

「你並不是壞人。」

「也算不上好人。」

「說也是。」兩人笑了起來。「錢呢？丟進海裏了？」

「走進慈善機構了。」

遠蓮俯下頭，望着河面朦朧的月影。爲他感到悲哀。

3

彫像的進展雖慢，考期卻迅速地來到。剛剛記得還在抖縮着不知怎麽應付，幌眼間考試就過去而長假來臨。遠蓮也不得不告別學府而走進社會。

但她還不捨得就這麽離開。

「先生不回耶那耶嗎？」

曾夫搖搖頭。表示長假會留在島國。

「校方不反對先生爲我造像？」

遠蓮問出了許久以來就想問的問題。她遲遲不問，也是怕問了自己會反對，或者會導致他的再三考慮而反對。

「反對有甚麽用。」

遠蓮微微的笑起來。輕悄地觸摸着彫像的頭部。彫塑的側面，那是美麗的白理石，冰涼地擺在微暗的客廳裏。兩人面對面坐下來，可以聽到黃鶯的叫聲。

還剩下一小部份就可完工，遠蓮表示願意繼續留下來，等工作完了，才去找工作。

年青人深深的注視了她一會，問：「倘若彫像永遠無法完成呢？」

「不會的。」遠蓮臉紅了。她明白他的意思。但感到無法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她還加了一句，倘若永遠完不了，她也會永遠留下來。年青人再深深的望了她一會兒，心裏的海潮正澎湃地掀高。

「先生還是一樣嗎？」

「甚麽？」

「先生的心沒有改嗎？」

「沒有呀。不過，妳在說甚麽？」年青人稍稍被弄糊塗的模樣。

「那麼說，先生還和過去一樣。」

「是的，我不是好端端的。」

「我不是這意思。」遠蓮靜了很久，走到窗口：「先生還把我當成妹妹嗎？」

「……。」

黃鶯的叫聲在寂靜的室內迴響。

摸一摸那彫像，冰冷而堅硬。還看不出它的美，但它的美，即使被完成，說不定也是黑暗而悲哀的。它就像一座山洞的進口，人進去，也進去了黑暗的裏面。

彫像的樣子，也映出了遠蓮的臉孔。鏡子裏看不到自己，從彫像上，她感到一股青春的閃光，薄薄的從它稚嫩的臉孔上劃過。

她軟弱的倚在窗口，良久地，注視着草地上的陽光。一隻手搭在她肩上，並輕輕地搖着她，遠蓮不得不轉過身子，面對着他。

但兩人都不說甚麽。所有的秘密的對話，都因有第三者，而變得不可能。那第三者，正是遠蓮自己。至少，那是生氣勃勃的她，正看着冰冷冷的她，處在不知如何是好的空虛之境地裏。與其說活着的遠蓮，正對着死的景象不知如何好，不如說，她更是不幸的處於一動不動的靜止狀態裏。而那靜止不動的遠蓮，無法被觸摸的她，彷彿才是更眞實的她。況且，年青人不是已拒絕了她？倘沒有，他那雙重矛盾的愛，不是對遠蓮的一種輕視？

兩行淚從遠蓮的臉頰上垂下來。那是兩行晶瑩可愛的淚光。不像地形圖上曖昧的河流，不像難測的暴風雨，它們是可愛而規律的，並不逃避甚麽和僞飾甚麽。

年青人用尾指抵在頰上，擋着它們流下來。

空氣是冷的，但遠蓮的臉頰和喘息是熱的。遠蓮還記得那個吻，叫她迷失的人物的象徵的那種迷幻的醉意。

一看見女兒回來，父親高興的叫了起來：「蘇先生呢？他答應要來？」

「沒有呀。他不藏在我的衣袋裏。」遠蓮淘氣的說。

「他答應要來。」

「嗄。」遠蓮稍感意外。「說不定他人已逃走了。」

老人笑了起來。「妳沒遇見他？」

「答應要來並不表示一定要來。」

「哦？」老人用眼尾掃了她一眼。總感到女兒的神態裏，暗藏着背叛的情緒，那是令他快樂，也叫他痛苦的，一種天底下爲人父親的喪失感與嫉忌。

「沒遇見他？」老人再問。

「沒有。」

老人奇怪，何以自己的女兒，竟會不認識她。縱然自己爲她彫過像，還是有着不認識她的甚麽，是否他倆之間擋住了甚麽東西，如說那東西擋住了他和她之間的親密，那麽，那東西也必定擋住了她和世界的親密了。自己認眞地爲她塑像想永遠把她保存起來，卻想不到反而把她推進不幸的邊緣去呢。

「我常常就說，讀地理系的女孩子，一點也不幽默，大概有証有據了吧。」老人喜歡用這些話來作弄女兒。

她不去接那話頭，停一會，才露出美麗的微笑，拂了拂頭髮，露出美麗的額角。也不說甚麽，逕自走進自己狹窄的房間裏。只留下老人一個人在發呆，也像對將爲死亡準備的這場人生發呆似的。

……。

4

最近，遠蓮消瘦了許多。

「工作了就會變成這麽的一個樣，我有甚麽辦法。」她說。總覺得自己消瘦比甚麽都好，至少也容易叫人看出她的心吧。

許久沒到多魯河，才發現它的湍流之美。住在吵鬧的砂山小鎮的遠蓮，對着寂靜的河水，想安靜的坐一會兒。她閉着眼，任由陽光照痛她的皮膚，人倚在曾夫的肩上。

星期日的午日，校園周圍都不見學生的身影。

「曾夫。……還是把彫像毀了吧。」

「無端端的浪呢。」

「眞的。」遠蓮是認眞的：「還是扎了吧。」

曾夫是了解她的話的，但也有不了解的地方。

「彫像對妳是那麽壞嗎？」

「是的。」

「那麽，大衞王，勝利女神的彫像以及許多東方的彫像，對人類也是很不幸的？」

「是。」

「爲甚麽？」

「因爲……。」遠蓮想說，但硬硬把話頭吞下去。那裏面的話可想其重要無可比擬，其力量的摧毀性之一般。

曾夫不再說甚麽，輕輕的圍着她的肩膀。少女美麗的額角抵在自己的肩上，髮絲是溫暖的，模樣兒雖然可愛，但裏面藏着的，一種叫他懼怕的甚麽，遠比對於自己的懼怕來得深切。同時勾引起他已遺忘的黑暗的往日時光。他不願提起也不願憶起它們，但那陰暗的水流總是流動的。

「哥哥，還是算了吧。」

「讓我考慮一下。」年青人再三的考慮過。

「如果以後還要，可以再造一座嘛。」

「事情不是這樣的。況且，那彫像很美。」

「彫像美，人不美。」遠蓮紅着臉，扁着頭，輕輕地笑。年青人停了會兒也跟着輕輕的笑。

「還是聽我的話呀。」

「究竟爲了甚麽？」

「這……。」遠蓮爲難起來，想說沒說。使人感到她的困惑，那究竟基於戰爭，抑或只是她個人在鬧着脾氣。

風吹來，河面擠出了圈圈的漣漪。

中午的餐室可冷冷清清，對遠蓮這陌生客來說盡是在室內飄動着壓倒性的敵意。年青人已改了口吻，只叫她小佻皮，遠蓮不以爲意。兩人都不是平靜的少年，無法以過多的玩笑來取開心，正確說來，兩人都在悲愴的橋上勉強維持着身體，使它不掉下去吧了。

「哥哥，還把我當妹妹嗎？」

「是啊。爲甚麼不是。」

「我可不喜歡。」

曾夫想起她那人丁衆多的家庭，感到不對稱和滑稽。

「笑甚麼？」

「哈哈……。」

黃鶯的叫聲始終那麼清脆，好像把一個人就要吸進那幽深的聲音之洞一般。

「不許笑。我說不許笑呀。」遠蓮說，一面倒在他的胸口。對於這個貧窮家庭出身的女孩子，愛的幸福是否是她所恐懼的？一直在逃避着的，不是愛的不幸，而是愛的喜悅，說不定，人人所恐懼的，就是得救。看看健康的膚色固然滿意，但也有意會不到的迷茫感；要堅持去創造甚麼不是人的本性，走出樂園是人的企求，而叛逆於自己，無視於自己，企圖要把自己忘掉的人，怎能在自己的面對，建造有違於自己的自然的紀念品？恐懼的本身說是不正常，幸福的本身也可能暗藏着病態。

對於遠蓮這貧窮家庭的女孩，她的最大不幸，便是她曾是他經費支援名單上的一名顧客，這個記憶對她來說無疑是可怕的記憶。成天都掛着自己的身世的她(曾有人把她的臉叫着「欲哭的臉」，雖然那欲哭的臉更加迷人。)當然無法忘記這件事。她之所以遲遲拒絕他到她家的訪問，也是因自己的家狹小邋遢，沒有一個足夠寬大的感情之客廳來接見這位訪客；這位不曉得他從哪兒來(雖然他曾說過耶那耶是一個名字)也不知道他的出身(雖他也曾說過。半個歹徒和半個善良的人的奇怪混合)的訪客。

與其說她拒絕了愛之和解，不如說她更深的拒絕了自己。要使人類免於戰爭，要使人類不去懷想過去的不幸時光。

5

才離開學校一年的湯尼就要結婚了。這一天，遠蓮收到請柬。默默的看了一陣請柬，她感到時光的列車突然馳騁起來。

「遠蓮，現在在做甚麼。還是教書？」

「是。教幾個印尼華僑的孩子。妳呢？」

「家庭主婦。」

「那是副業，全職的呢？」

「當老人院院長的助手。將來代替她的位置。」

「職位不低呢。」遠蓮感到高興，但才發覺自己的話的青春，和湯尼話裏的青春，好像接連不上。她停下來，一剎那，浪漫的綠潮退得好遠。

「我們到多魯河走一趟。」湯尼建議，她不反對。結婚不是很忙嗎？是的，但想乘婚前冷靜一下。兩人走進公共停車站，一七四號的巴士可難等，等了半個小時，車來了。兩人跳上車，一路上沉默着。

到安谷大學需要一個半小時，一條筆直公路，兩旁連綿不絕的山峯。沒有人煙，沒有屋跡。暮色的濃煙因風而起，層層山巒，起起伏伏的丘陵綫，一切一切都露出大地的悲愴與饑渴。遠蓮好奇，翠綠的島國竟擁有這等不調稱的莽莽蒼蒼的一景。

「湯尼，妳不需要變得這樣。」

「有甚麼法子，我和老人在一起，就會這樣。」

湯尼遞給她一支煙，她不會抽煙，把玩一陣，將煙丟進水裏。

「多魯河多美吶。」

兩個一陣沉靜，都停留在遙遠的回想與理解之中。

「會遇見那個人？」

「大概。」

「還是妳哥哥的女兒？」

「哈哈……。」

「哈哈，眞有趣。……」她抽了口煙，停了會，緩緩地說：「太過嚴肅了，不是？未免太過嚴肅了一點。」

兩人都迷失在遙遠的沉默之中。

「湯尼，妳無需跳回往日的時光。」

「有甚麼法子，我只能跳回往日的時光。那兒就像一個深淵，神奇的黑穴，彷彿我從那兒來的，彷彿不是。總之，我發現那兒正是人類快樂的總機關。身爲院長的我們的職責，就說不出這樣的曖昧而沉重。」

「妳先生允許妳這樣過活兒？」

「他也是這樣子過活兒。」

遠蓮靜了。早來的暮色，籠罩着多魯河的盡頭。銀白色的太陽依舊高掛，到處都撒了一層淡淡的微霧。

「我不比妳幸運，熟悉那麼多珍貴的氣息。能夠珍貴的過日子。」

「……。」

「一切充滿着壓倒性的敵意，所以，我們都非得提高警惕不可。」

遠蓮感到吃驚，這時才發現河水是在流着的。

「人都有兩面（即使宗教份子也不例外）可詛咒的一面，可歌頌的一面。我們又何必一直顧慮着那可憎的一面而不斷地加以詛咒呢？」湯尼說。遠蓮同意，但感到這些話和這刻的情境和自己的心境多麼接連不上。人是不得不把自己拉向遙遠的領域，跌足在迷離的山谷的呀。

不知何時，湯尼也把緊張的情緒傳染給她。遠蓮知道，和曾夫在一起的自己要舒適自在得多了。

「我是不能夠那樣子過日子的，珍珍貴貴的。」

「是麼？」

「當然是，如不是，說了也沒用。」

年青人瞄了她一眼。有一件事他一直未告訴她，就是他一直不曾把彫像毀了。因此，遠蓮的存在，好像是被強迫從畫布裏拉出來的一般。可以說，那也是空虛的女性的生命，所造成的世間之悲哀。

「遠蓮，我就要回耶那耶了。」

遠蓮的身體震動一下。但沒有出聲，也沒有移一下，眸子泛起一片微光。

坐在砂山的山頂上，草蟲的叫聲依舊，雙腳都冷了，黎明街道上人的歌聲也開始傳了過來。

「回答啊。」

「……。」

「跟我回去。」

「……。」遠蓮的臉龐低下去，夾在豎起來的雙膝之間。

「回答啊。」

「你還沒回答我一件事。」

「甚麼？」

「在你的心目中，每個人都是一尊彫像和一個影子嗎？」

「並不是這樣。」

「我知道。只是有點不明白，也有點不願明白。」

「不是麼，是不肯清醒的人。」

「對啦，你不再回來嗎？」

「不。」

「……。」遠蓮深深把雙唇閉起來，不再出聲。覺得年青人一下子變得好遠好遠。

「說話啊。小仙女。」

「我是假的彫像嗎？」

「不是，妳是眞眞實實的。」

「不是假的？」

「不。」

「那麼，你爲甚麼一直把別人當成是假的呢？」

「……。」

「不是我在逼你，你也不是在逼我麼？那麼嚴厲的。」

「我是錯的。遠蓮……」風吹過來，黎明的鐘聲隱約可聞：「明兒我就把彫像毀了吧。」

遠蓮露出一個甜蜜的微笑。站了起來，伸出手去拉年青人，兩個人站在山坡上好像要掉下去但沒有。

這時候，遠蓮能感覺到自己和年青人那蒼老而奇異的心境稍稍有了聯繫，也是自己正邁入那神奇而隱秘的領域裏。心裏雖掛念家人和湯尼，可能夠這樣子和他回去，她不以爲這有甚麼自私，也沒有欺騙甚麼。

銀幣與玻璃

*寧　舟

從醫院走出來，天已經下了雨。其實在診病室等候時，已聽到雨聲。

坐在那排長櫈上，左右除了焦急的臉，便是那一陣藥味，加上從屋頂傳來的雨聲，心情變得更潮濕。要追究的話，雨應該是在他走入醫院時便下了。

這是正午。雨點像倒在銀行櫃台前晶亮的銀幣。在銀行時，他不知數過多少枚銀幣。每一枚都亮得像鏡子，響得像雨聲。

他總喜歡新銀幣的亮光。當它們被倒在櫃台時，那聲音實在使他的心魂跳動。

醫生總說他沒問題。他也相信自己不會有毛病，可是爲何他會忽然打破窗外那片玻璃呢？

雨下得很大，使他的耳朵響起銀幣相擊的聲音來。站在這道通道，雨灑着他褐色的長褲，褲和鞋都濕了。他告訴自己，除了這條褲子與這件變灰了的短袖白上衣，他甚麽也沒有。他也不需要有甚麽。

板橋的張醫生問他：

「你知道你需要甚麽嗎？」

「我不需要甚麽。」他回答。

「你懂得你需要甚麽嗎？」

「我懂得，但我甚麽都不需要。」

他需要的東西多着呢，那是過去。過去既沒說出來，何必現在說呢？說出來也不會起作用了。

他靠着牆站了一會。這種雨還得下好一會的，於是他坐了下來。一位護士從他身邊走過，那眼光看定他是個乞丐。實際上他僅有三個一毛錢的角子，夠他踏一輛十三號回家，他跟乞丐有何分別？

在銀行時，抽屜內除了鈔票，盡是鈔票，每回拉開抽屜他便想嘔吐。現在幾乎想不起新鈔票的那種臭味了。

「你在銀行多久了？」

有一晚送宋玲回家途中，她問了他。

「六年。」

「六年？」

「是的。」

「你竟在櫃台六年了？」

「這是我的工作。」

「你不想轉換嗎？」

「我沒機會。」

「你怎知道沒機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不會呆在櫃台這麼久？」

之後，腦海中一直盤踞着宋玲說「你怎知道沒機會」那句話。這六年，他始終如常上班，低着頭，連顧客是甚麼樣子也沒望一望。四、五秒內數完一疊鈔票、蓋上個藍印，便趕走一個顧客。習慣成自然，從來不覺得有何不妥，至今，讓宋玲問起，方恍然自己原來是睡着在櫃台數鈔票。

現在經宋玲一問，他醒了。這一醒，無法再照常工作。

他睜眼看周圍，發覺坐在櫃台前的都是年青的女孩，皮膚由嫩嫩而成熟。白色的臉擦着

紅粉，紅色的粉使白色的臉發着光彩。他問自己，甚麽時候來了這一群彩蝶？這些撲着紅粉的蝴蝶使他覺得自己蒼老。他是否應該到櫃台後做其他的事了，爲何他一直沒想到？竟等宋玲來提醒自己！

於是，他展開計劃掙扎。人，最好別醒着，一旦醒了，總覺得自己渺小，然後就是看不起自己。醒過來的第一件事是痛苦何以六年來做同樣的事，竟然一點也不覺得不妥。算算一下日子，兩千多個日子裏不是數鈔票，便是算銀角。

日子本來是平安無事的，無風絕對不會起浪，因爲他是睡着。自從他醒後，醒着的日子變得不能含糊。

「我在櫃台也夠久了，希望您能考慮將我調進內部。」

「你不是做得好好的？」

上司的表情是意外兼驚奇，好像一個人幹得好好的，終身就得好好的幹下去。

他開始的準備工作。白天的眼光放得遠一些，不再限於顧客，同時特別注意內部的動靜，只要有些風草吹動，便以爲與他有關。他預測上司已將他推薦，很快會有機會的。

夜間他上校外進修班，讀銀行管理，讀統計學，總之與數字有關的課程，他一點也不吝嗇交學費。

八個月後有位執行員辭職，內部有了空缺。一聽到此消息，他的精神緊得如置了子彈的手槍，準備隨時被調安排。

終於，坐在他左邊的宋玲被調進了內部，升了級。宋玲偷偷地對他說，她根本沒意思進內部，如上司同意，她願意讓位給他。

對準宋玲，他張開口笑出聲來。無論如何這場比賽要比得磊落光明，他不願偷偷摸摸做小人物。

他照例照常上班工作，數鈔票的手卻開始不聽使喚，變得顫抖，尤其是算新票時，抖得更厲害，將兩張一千元的新鈔票當着是一張簽發，白送給了顧客。

上部召開會議，認定他是因得不到升職而故意耍的花招。議決扣除他兩個月的薪水，以

清還多給顧客的那一千元。年底的例常加薪將不被考慮，至於花紅也將視他此後幾個月的工作表現方可決定。他異常地鎮靜，默默禱求將來有機會才表白。明知道上部的意思是要他自動辭職；明知道如果他繼續呆下去，他的精神可能會崩潰。可是一旦他自動辭職，不是証明他原本就不清白嗎？

靜默地過了一個月，他的額頭忽然長出一小撮白髮，其實他只不過二十九歲。二十九歲的人想往上爬是最正常不過的，他始終認爲他沒有錯。

那天，要不是因爲那一天，事情不會轉變得如此快速。

星期一早上是銀行最忙碌的時間。一位顧客送來一袋子的銀幣，宋玲正好也遞給他兩疊文件，說是上司要他馬上核對。

他望着宋玲，說不出一句話，沒有痛苦，也不覺得委屈，只覺心酸。宋玲那雙唇露半絲無可奈何。這雙唇他吻過，那張臉也被他撫過，此刻她站得離他只一張椅子遠，他卻告訴自己，他們的關係由此刻算起，算是完了，死了。心酸之後是一段心的絞痛。從宋玲的臉，我感覺到自己臉上的血色一定已消失，否則爲何他覺得全身顫冷？

宋玲將文件放在櫃台上，既轉身走了。接着，他聽到角落有人在說：

「他妒忌宋玲。」

「如果我是他，我當然也要妒忌。」

「我甚麼時候妒忌過宋玲？」

他將提在手中滿袋的銀幣摔在地上。銀幣像上了鍊的小玩意兒，圓圓地，亮亮地，在地上滾動，也驚動四周。

抬起頭，他已看不清四周圍不同表情的臉譜，僅能看見宋玲那張合不攏的嘴巴，以及浮着幾根血絲的眼睛。他望着宋玲，望着，無力地說：

「宋玲，我從來沒有，也根本沒妒忌妳，如果妳連這一點也看不出來，我現在馬上就離開這裏。我留下來，是因爲要証明我不妒忌妳。」

「我明白。」

宋玲走向他。他卻轉向櫃台，拉開抽屜，簽了張紙條，對宋玲說：

「麻煩妳代我點數這些餘款，我已簽了字，希望不會錯。我明天會叫人送封辭職信來。」

衝出銀行，轉入馬六甲街一間角落餐廳，要了一杯咖啡，一口喝光。

累積了六年的不愉快，一經摔掉銀幣後，他變得鬆懈些。事情不論好壞總得有個交代，而事情的眞相是宋玲與此事毫無關係。只要宋玲明白，他不需要做任何交代。

回到家，火藥味似乎比剛才在銀行時更濃。鞋只脫了一半，母親已等不及發問了。

「聽說你在銀行鬧了事？」

「妳聽誰說？」

「宋玲打電話來，一邊哭、一邊說。」

「宋玲，又是宋玲！她跟這件事沒有關係，爲甚麽她一定要牽涉進來。」

「人家是關心你。我看你是神經出了毛病，把好人當壞人。」

他將鞋子塞入椅子底下，又從椅子底掏出一雙拖鞋。脫了上衣和長褲，只剩下件背心和運動短褲在身上。穿着拖鞋，他走出屋子，站在走廊邊。母親跟在他後頭，像台灣連續劇盡是短話長說。後來，父親也站在他身旁，成了配角。

「你眞不知好歹，我們家全靠你，現在……」

聽到父親這麽說，他的心立刻凍結，緊縮得使他幾乎透不過氣。於是，他直直地走到鄰人的門口，滿以爲父親一定不會跟過來。

「你也不好好想一想，我養你——」

父親到底跟了過來。

「爸，就因爲我考慮太多，否則我早就辭職了。」

「我說你沒用，一點也不錯。你看看隔壁的老三——」

「別說了，我求你，求求你！」

在下意識裏他已決定今天是個轉捩點，明天應該是一個新的開始。

「你做錯了事，我是你老子，說你一句，你還嫌我不對？」

「爸，別再說下去。」

「最好把話說明白。」

終於他抓起一把拳擊向鄰人的玻璃窗。玻璃與血同時往他臉上噴。除了混血的玻璃碎片片片落地，一排走廊盡是騷動的人頭。

他不覺得痛，只是痛惜今天所發生的事與所牽及的人和物皆跟事情的眞相扯不上一毫的關係。

鄰人召來警察時，母親已將他的傷口包好。穿着背心短褲，手上包着一團血，腳上拖着涼鞋，當警察將他帶下樓時，他有些迷惘，以爲自己的神經眞的出了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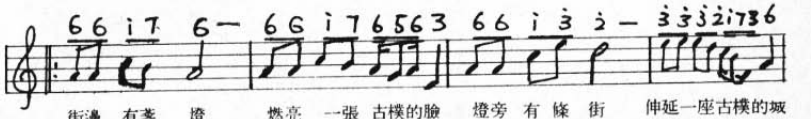
醫生看過他三次，都說他比常人還正常，以後不需要再來了。

每回跟醫生聊天，心中舒暢無比，身與心平靜得連這麽大的雨也無法煩惱他。由走廊灑進來的雨點，一點一點地弄濕了他的褲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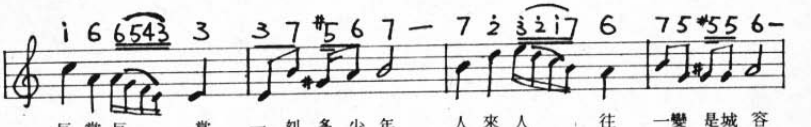
他仍舊縮着腳坐在那裏，並想起落地的銀幣與破碎的玻璃不是問題的所在。宋玲與父母親絕對不會知道焦點在那裏，就算他們知道，也不會明白爲何焦點竟會是在那個地方。他始終痛惜焦點人物一直沒露過面。

相命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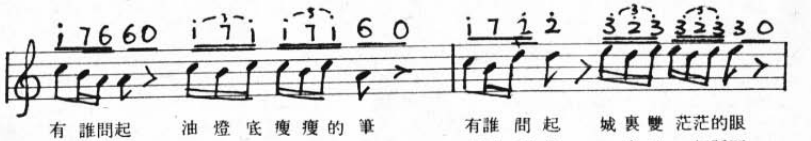
張　泛曲
潘正鐳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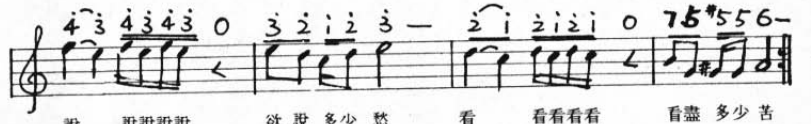
街邊　有盞　燈　　燃亮　一張　古樸的臉　　燈旁　有條　街　　伸延一座古樸的城
一盞　燈依　舊　　燃亮　一張　古樸的臉　　一條　街　番的新　　伸延一座繁閘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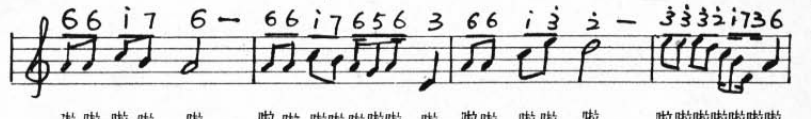
反掌反　　掌　一刻多少年　　人來人　　往　一變　是城　容
反掌反　　掌　一刻多少年　　人來人　　往　不變　是人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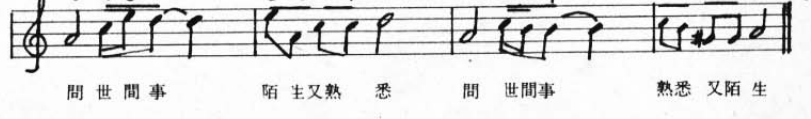
有　誰問起　　油燈底瘦瘦的筆　　有誰　問起　　城裏變　茫茫的眼
有　誰問起　　一張臉一個故事　　有誰　問起　　一座城　一個話題



說　　說說說說　　欲說　多少　愁　　看　　看看看看　　看盡　多少　苦
故事　故事故事　　只寫一個故事　　話　題　話題話題　　只說一個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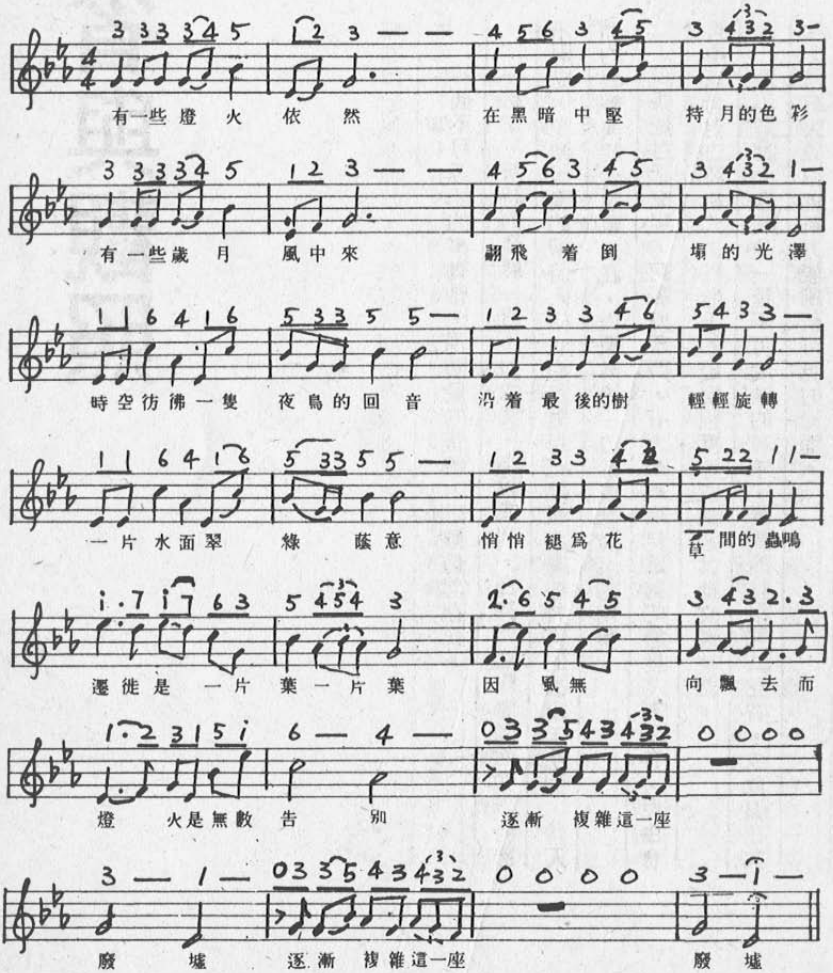
啦啦啦啦　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　　啦啦　啦啦　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間世間事　　陌生又熟　悉　　間　世間事　　熟悉　又陌生

燈火廢墟

張　泛曲
林山樓詩



內省與觀照

*吳垠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現階段的詩壇，阻難仍然存在。

一路來，新詩的發展一直不如散文，小說順利，古詩的寫作者固然和新詩勢不兩立，後知後覺的新詩人中也有反對自己陣營由某些特異的表現手法的，詩人間的誤解與相背現象還在，內憂外患一直形成參與者的困擾。

同樣是白話文字，何獨對新詩，有人始終抱持敵對的態度？究其實，原由會否與新詩對古詩格式，外形上的破壞程度遠遠超過其他文體使然。

是不是說，嘗試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尋求，實驗的結果見仁見智，成敗還在其次，只有突破和創新方能刷新可見的局面。

新詩歲月，每一覆讀，輒有滿紙煙雲的蒼茫感覺，揆諸史實，幾乎沒有一種文體不需經過百年的歷變，方能見出其凹凸的全幅面積。新詩來龍既短，去脈未定，理論與創作，甚至作品本身都無法抵定服人。

惟是天候常變，事態常變，爲何抒情達意的傳表方式非一成不變，古非勝今不可？詩歌既然破舊，立新之時容或有矯枉過正之處，但一切嘗試的努力不容忽視，至於其爲正途末路，取決在於時間，淺薄的非議只是徒然自暴其短罷了。

新詩的阻難勢力，時間由五四迄今，地域則廣至中國，港、台、星、馬，紛爭騷擾不斷，但新詩的精神面貌自有其動人心魄的崢嶸突兀，對於具備創新變革熱誠的參與者而言，此時正是開始不是結果。

謊言

*邱樹榮

來時
燒成黃泉
綿綿的煙火
激情如流入江湖的
夜正濃
赤足
往東千里
不是寒食的
行吟月
來人如梭
誰是燭灰裏相識的
第一把舊情

召魂的旗幡升起
夜色飛揚中
焚城的紙金
舞成一道中元的街
燈火處
便是故鄉
流落嶺野的
挑燈寂守
如此聊齋的晚天
我，仰臥
隔世的愁

年前
匆匆朝聖去
日出，衆神駭然
推開重重的
酆都城，若隱若現
深深的朝殿
鎖着一具三年的
素蝶
談吐淡淡
因緣，如何
此生已然
相忘於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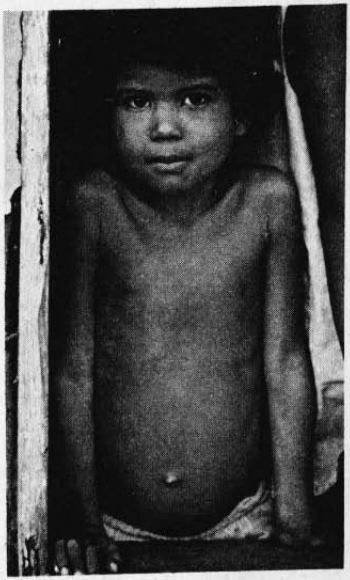
大理石詩2首

捕夢

瀟瀟雨
帆浪風勁
思憶杳然追索
捲潮際頭棲宿着的
另一顆心
在牽引愁緒的信箋後
輕輕地一種魂縈
經纏繞於蹙眉間
往年的圖畫

歷歷晰晰
若西斜沉暮
是最深的感覺
亦是最靜默的話語
只因彼此
都曾在僾摯的圈圈裏
　被圍困過
緊緊重重
重重緊緊
而姿彩後的誼情
便換取了
淵永的惦記

留不住春意
寒歲匆匆
雖說千山萬水
意未盡
卻是重尋
已無處……



小孩子

——獻給慧詩

那是張恆一的臉
隱藏在冬霧裏
自瞧見
心已迅如弦般豎緊
隨着年幼的節奏震盪
依稀
兩條小尾辮
瞇起眼

縮縮脖
在無私無邪的國度裏
總叫虛僞垂頭
叫眞善合一

且說
在幾許女教師的玩意中
孩提的黑眸
已久印記憶
廻搖溫
迢迢携往
聖善者之護佑底

緬懷那三十個朝夕
柔情的絮語
在踏遍寒風的季節裏
一高一矮的身影
已無聲地
投射天地

吳垠 詩3首

和談

謹訂某月某日
假某地舉行隆重握手會面
話說握手會面時
滿懷和平種籽的雙方代表
就在一張比花崗岩還貧瘠的
會議桌上，一把一把播撒
然後再用數個星期幾個月的
口水，努力就桌上的種籽澆出芽來

災後

水退後——
一名四下尋找丈夫的
妻子，就被迎面而來的情景
所震擊

村民們盡皆知道
於救人時
——死者因何忘記自己失去自己

寫照

沉思獨自的沉思
日日復夜夜
不去徒然地暴露膚淺
已是一枚種籽
一生中，最偉大的
堅持
是以，他清楚地知道
那塊石頭活着，那塊已然僵死
那塊重量，足以壓毀
他內心中一整座樹林

凝止

*鄭英豪

我最後的追索，是
一對石瞳中凋傷的僻景
因你單一而無邊
　一寸光也攫不住的凝望
盯緊永恆寥寥的射程
雕花的夢隱入落葉林
　畸形的畫
　　零落的顏彩
　　屏聲的蟬嘶，雀叫
樹在夕火與蔭幢的合璧裏托腮
護看割脈的懷念
誰的心之幽壑
徐徐拂過沉思的風

在最後的寫生裏點火
最震憾的唯美之筆

於焚燒中完峻
我倒望下的海隅
青氣緩緩躡行
薺煙扯下垂空的幃幔
山形滑入癡癡的瞰瞰
長髮之年繫着無根的水柳
漂流的命運上下一座
屍骨紛陳的險灘
荒曠的聲音昇自
廢井的唇摺
螺旋絞入高遠的空無
事物選擇舒如的死
在最後的寫生裏

你在微塵中的守望
是一尊玄學主義的化石
當諸調止於一響
人物溶爲虛點
物相幪上衆睛排拒辨察的眼神
你是多義的唯識論
諸可能的啁啾的廻轉的轍跡
在一切似升而沉
　　似永恆而永逝的微哂裏納下
一座骨骼凸露的花園的全部

泛潮時候

*周望樺

我今日航向黑暗，明天，是否能，
平靜地回航？於是，我平淡地望着
孤寂……

泛潮時候
北斗星缺勤
生命
被排擠在海浪的壞脾氣裏
海洋那醉漢亂着
一堆不能解開的狂言

夜總輪迴
桅桿恒向無極
我希望的燈火
依然點上
隨水波不安的搖蕩

每一個無月的晚上
我舷桅的航向展開一片茫茫
撐家鄉的懷念
雙鬢被妻子的呼喚沾滿
而燈火
僅是幻明幻滅的
一點跳動
讓眼角
續成斷續的鄉愁

水的顏色加深
天界就模糊了
我生命的雙槳
是桅際幌搖的懸燈
附滿潮濕的青苔
卜卦不可預知的明滅
水漲後
我補綴魚蝦的夢網
托星辰
把長長的思念掛上

風訊

■■編輯室

■新加坡新一代的聲音正在成長中，熱誠與年輕，促使他們在透視了現代文明燈火燦爛後的荒原與廢墟，而仍能埋首創作，在寂寞中邁向成熟。他們不僅展現了努力與才華，同時也透露了未來的文學生機；現代是個再創造的鎔爐，而一種新的文學風貌必會在爐火純青後漸漸成形。

■這個『新加坡年輕作者專號』雖題爲『潮變時候』，卻不就表示這是一次有特定主題的展示，相反的，它是一個欠缺題旨的集合。潮變時候，正是時代風潮遽變的時候，也是文學風貌的轉變時期，新銳的聲音漸漸淹沒了瘡痍的前行代，而潮變之後，新一代文學的面目也煥然一新了。

■這個專號並非由任何單位或團體催生，它只是幾位熱心支持蕉風的作者。私下代我們約來一些年輕作者的作品，同時找幾個人坐下來談談當前的新加坡文學概況，表示了年輕作者的觀點（這一點，杜南發的「開場白」說得很好）。編輯室同人謹此向他們致意，蕉風需要的正是這種有誠意的實際行動支持。

蕉風月刊

現在就訂閱

蕉風月刊出版至今已廿餘年，很少有一份像蕉風這樣能在文化沙漠生存那麼久而不「執笠」的純文學刊物。（但我們無須引悠久歷史爲榮，因爲「老招牌」如果沒有「新朝氣」，則只能呈現暮氣）我們支持了那麼久，還有意志與勇氣繼續「活」下去，現在希望作者讀者也能表現愛護蕉風的精神，寄最好的作品給蕉風之外，也能訂閱蕉風，自己訂閱，訂贈親友，同時介紹別人訂閱。訂閱單與訂閱辦法

在背頁。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册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爲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如不願剪下，可自製）寄至：

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月刊訂閱單				
姓名	中文		英文	
地址				
訂閱期數	自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訂費				

蕉風文叢及學報叢書郵購單 *星馬汶平郵郵費免收				
				（請標☑號）
蕉風文叢	小黑小說集	小　黑著	每册馬幣　二元五角	□
	元代散曲研究	周國燦著	一元正	□
學報叢書	不完夏	家　毅著	每册馬幣　二元五角	□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著	二元正	□
●茲附上郵政滙票　　元　　角以購閱上述叢書				
姓名				
地址				

CHINESE LIBRARY

蕉風

新加坡年輕作者專號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35/79 ISSN 0126-6608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